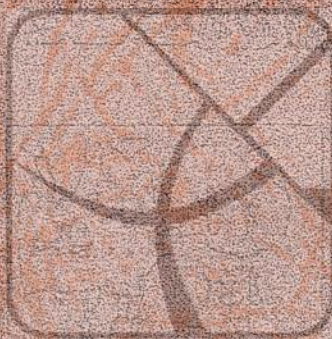


中國
農學

農

著

中國文學史初稿





砂華文學史初稿

田農著



砂羅越華族文化協會叢書

1995



目 錄

第一章		
砂華新文學概說		1
第二章		
戰前的砂華文學		10
第三章		
萌芽期的砂華文學(上)		24
(一) 散文——鄭子瑜——子謙與子迅		
(二) 中友月刊		
第四章		
萌芽期的砂華文學(下)		40
(一) 詩——洪鐘——砂耶		
(二) 涂耐冰的政論與散文		
第五章		
反殖運動時期的砂華文學(上)		51
(一) 詩——吳岸——肖南與白金—— 穆谷——田寧——歐陽柳—— 阿沙曼與田石		
(二) 小說的收穫		
魏萌——吳岸——肖南——黃沙		
——史武——百英西士		

第六章

反殖運動時期的砂華文學（下）

散文——韓拍岸——周辛——亦云

——沈濟寬與劉子政

戲劇的創作與演出——魏萌——方戶

——如冰

84

第七章

砂華文學的低潮期（上）

小說與散文——魏萌——凡民與水旺——

北砂的數名寫作者

102

第八章

砂華文學的低潮期（下）

詩歌——田思與卡斯特

——國鉞與魯鈍

現代詩的崛起

118

附錄一：

新聞報《拉讓文藝》編目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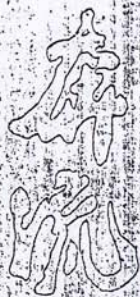
附錄二：

新聞報《文藝生活》編目

143

後記

146



編者雅和

思鄉

文粹

憶及我那

久往滄上的故鄉

敵人的炸彈

使她造成了

千發萬發的身軀

敵人的炸彈炸

使她有着了

燃燒抗戰烽火的前

子

敵人的炮火

好像是

抗戰烽火的前

科

同胞的鮮血

好像

抗戰烽火的前

地命

敵人炮火的洗煉

使她更堅強

同胞的鮮血

使她的體魄

只是

夜

步

抗戰

已是

休

看

她

高

的

剝

的

計

的

為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建航造船廠承頂聲明

本造船廠原係毛鐵錫與吳高宗...

國醫劉壽英啟事

相傳國醫。懸壺日久。...

美國友邦人壽保險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圖一：戰前出版的《詩巫新聞日刊》有文藝副刊《奔流》，刊載許多抗戰詩歌。圖為出版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的《奔流》。

下

這是一篇關於「下」的詩，內容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現實的批判。詩中多次提到「下」字，象徵著一種向下的力量或狀態。

「下」是這首詩的主題，它不僅指代空間上的向下，更指代一種精神上的沉淪或對現狀的反抗。詩人通過對「下」的描繪，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對理想世界的嚮往。

赤霞歌

這是一首名為「赤霞歌」的詩，描寫了壯麗的自然景象和激昂的情感。詩中充滿了對光明和希望的追求。

「赤霞」象徵著朝陽、晚霞或革命的血，詩人通過對赤霞的歌頌，表達了對美好未來的堅定信念和對奮鬥精神的讚揚。

這是一篇關於「下」的詩，內容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現實的批判。詩中多次提到「下」字，象徵著一種向下的力量或狀態。

「下」是這首詩的主題，它不僅指代空間上的向下，更指代一種精神上的沉淪或對現狀的反抗。詩人通過對「下」的描繪，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對理想世界的嚮往。

回憶詩人馬雅可夫斯基

米米爾斯基 詩

這是一篇回憶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作者通過對馬雅可夫斯基生平的追憶，展現了這位偉大詩人的才華和對社會的貢獻。

文章詳細描述了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風格、生活經歷以及他對當時文壇的影響。作者對馬雅可夫斯基的懷念之情溢於言表，認為他是現代詩壇的一位巨人。

懷鄉曲

丹英 詩

這是一首名為「懷鄉曲」的詩，表達了作者對故鄉的深深思念和對家鄉生活的嚮往。

詩中通過對故鄉風景、人情和生活的細膩描寫，喚起了讀者對家鄉的共鳴。作者以真摯的情感，展現了鄉愁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這是一篇關於「下」的詩，內容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現實的批判。詩中多次提到「下」字，象徵著一種向下的力量或狀態。

「下」是這首詩的主題，它不僅指代空間上的向下，更指代一種精神上的沉淪或對現狀的反抗。詩人通過對「下」的描繪，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對理想世界的嚮往。



活路

君 詩

這是一首名為「活路」的詩，探討了在艱難環境下尋找生存和發展之道的問題。

詩人通過對現實的觀察和對未來的思考，提出了一種積極的解決方案。詩中充滿了對希望的堅持和對奮鬥的呼籲，給人以力量和勇氣。

這是一篇關於「下」的詩，內容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現實的批判。詩中多次提到「下」字，象徵著一種向下的力量或狀態。

「下」是這首詩的主題，它不僅指代空間上的向下，更指代一種精神上的沉淪或對現狀的反抗。詩人通過對「下」的描繪，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對理想世界的嚮往。

這是一篇關於「下」的詩，內容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現實的批判。詩中多次提到「下」字，象徵著一種向下的力量或狀態。

「下」是這首詩的主題，它不僅指代空間上的向下，更指代一種精神上的沉淪或對現狀的反抗。詩人通過對「下」的描繪，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對理想世界的嚮往。

圖十四：砂華新文學低潮期副刊之一：文藝陣地。



第一章

砂華新文學概說

砂華文學，乃是砂羅越華文文學的簡稱。一般而言，砂華文學是屬於馬華文學的一部份。但在一九六三年砂羅越加入大馬以前，不但砂華文學的定義和現在有所不同，即使當砂羅越成為大馬一個州屬，砂羅越的華文文學仍有其獨特的一面。

從文學發展的歷史背景來看，馬來半島、新加坡和婆羅洲的華文文學，都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學的支流，文學作品使用同樣的語言文字，具有同樣的文學傳統，甚至在文學作品的表現形式、體裁、流派與風格等各方面，都有其共同之處。事實上，海外華文文學乃是隨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餘波發展起來的，其日後的發展也深受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但由於馬華新文學是以新馬及婆羅洲地區為主體，這就使它和中國新文學有所不同。雖然，它是淵源於中國新文學，而且同屬於同一語文系統，但在發展過程中漸漸與中國新文學分道揚鑣，自立門戶。中國新文學是以中國地區為主體，但馬華新文學則是以馬來亞、新加坡及婆羅洲為主體。

追溯歷史，砂羅越於一八四一年由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家族統治，歷經三代百年之久，一九四一

年日本南侵，經三年八個月的黑暗時期。一九四五年砂羅越光復，但稍後卻讓渡成爲英國直屬殖民地。一九六三年八月加入馬來西亞成爲大馬最大的一個州。

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東西馬雖是屬於同一個國家，但兩地的地理環境不同，民族結構與民情風俗有別，歷史的發展也有所差異。兩地的文學也就具有不同的特徵與文學內涵。

砂羅越位於婆羅洲的西北部，是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州，面積幾與馬來半島相若。砂羅越現在的一百八十萬人口中，由許多不同的民族組成，主要是伊班族、華族、馬來族以及爲數達二十種的內陸民族（包括加央、肯雅、加拉畢、摩祿、普南等）。各民族具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和傳統，這種多元民族的文化，也豐富了砂華文學的內容。

砂華文學的發端與成長

砂華文學起源於何時呢？開始於一九一九年的馬華文學，原本包括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馬華文學的發源地是新加坡，以華文報章的文藝副刊爲文學發祥地。據此，砂羅越第一份華文日報新民日報出版於一九二七年，應該是砂華文學的發軔期。該報

的出版人爲黃友謙與李英凱。但新民日報的副刊多刊登舊詩詞（筆者多年前曾訪問過該報編輯）對砂華文學的影響不大。一九三六年《越風》周報出版，開始有新詩與散文創作，作者有何則鳴、洪周珍等。惟該刊只出版數期即停刊。洪周珍與何則鳴皆從事教育工作，洪氏其時爲古晉大同學校校長。

這時期古晉福建學校與民德學校執教的教員也有文學創作，部份刊載於這兩間學校所出版的校刊。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之後，中國發動全面對日抗戰，這一抗戰運動深刻影響了海外華人社會，許多文化人南來參與文化宣傳工作，新加坡的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有不少中國南來的文化人參與工作，激勵了抗日民族運動。砂羅越在這時期有多份華文報章刊行，包括古晉新聞日刊，砂羅越日報及詩巫出版的詩巫新聞日刊、華僑日報等。這些報章刊登大量抗日的文學作品，作者多是中國南來的文化人。因此，文學作品也具有強烈的「僑民意識」。這個階段的文學乃是「僑民文學」。

戰後至五十年代初期，砂羅越華文報章的出版呈現蓬勃狀態，報章也多有不定期的文藝副刊，但一般水準不高。

砂華文學的成長應是在一九五六年之後，隨著砂羅越年輕一代的寫作人的成長，以及國家認同的轉變。砂羅越寫作人認同居留地爲祖國，並且逐漸

意識到必須爭取砂羅越的獨立。這時期新馬的反殖爭取自治獨立的運動迅速展開，文學活動也呈現新貌，砂羅越深受這一運動的激勵。政治上提出反殖反帝的口號，文學創作方面也深受影響，各種文學形式的創作展現新貌。這時期的報刊雜誌，刊登的文學作品幾全是本地成長的寫作人所作，在砂華文學史上這是一個最爲活躍時期。雖說作品的水準不高，但各種形式的創作內容，深入反映了變革中的砂羅越社會，研究這一時期的砂羅越華族社會形態與變遷，不能不研究這一時期的砂華文學。

一九六二年，大馬計劃的提出，這計劃是由馬來半島及新加坡，聯合婆羅洲三邦組成大馬來西亞聯邦。這一計劃的提出隨之受到當時最爲強大的政黨，砂羅越人民聯合黨的反對，華人社會基本上也持反大馬的立場。反大馬立場主要是基於這是英國的一項陰謀，英國堅持要馬來西亞接管華族人口佔大多數的新加坡，而馬來西亞要以土著占多數的英婆三邦來抵消民族的不平衡。婆羅洲三邦的國家主義者對此都表示不滿，而砂羅越一百多年來是個有自己的人民和特征的政治單位，因此不願意同其他國家合作，除非得到大多數人民同意。

經過一番周折，砂羅越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加入大馬而獨立。這一時期，由於各種政治因素，文學活動陷入低潮。不少早些年積極的文學工作者，離開家鄉或其他因素不再有作品，報章副刊所發

表的新人作品，多呈灰色意識。

縱觀戰前以迄六十年代末期的砂華文學發展，道路是迂迴曲折的。砂華文學誠然與馬華文學不可分割，五十年代時期的新加坡出版的文學雜誌與副刊，刊載不少砂羅越寫作人的作品，這些文學雜誌包括《荒地》、《耕耘》、《人間》、《文藝報》及南洋商報的《文風》與星洲日報的文藝副刊。但基本上，砂羅越出版的華文報章的文藝副刊乃是最為重要的培育寫作人的園地。

早期的砂華文學創作者，大抵來自中國，但若與新馬比較，南來砂羅越的文化人並不多。戰前以至戰後，參與馬華文化活動的南來著名文化人有郁達夫、胡愈之、陳殘雲、許傑、高雲覽、汪金丁、杜運燮、韓萌等。這些人於四十年代末多已返回中國，但他們對馬華文學的耕耘貢獻是不能抹殺的，戰後仍留下來文化人，在新馬從事文學活動的更不計其數。

由於砂羅越地處偏遠，文化顯得較為落後，只有少數的文化人南來，這些文化人大抵是從事教育工作，少數間或文學創作。由此觀之砂華文學主要還是由本地成長的寫作人打開局面。

現實主義的道路

文學創作乃是社會現實的反映。生活是文藝的源泉，作家創作作品的現實主義的程度決定於作家客觀現實的干預與瞭解的程度。因之，文學創作與社會運動是分不開的。數十年來，砂華文學循著現實主義的道路發展，這一方面是它深受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源流的影響，從戰前的抗日文學以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反殖愛國主義文學，文學作品依循著現實主義軌跡前進。當砂羅越華人認同觀念轉向居留地時，即是說摒棄了「華僑」的意識觀念，以認同居留地為祖國，寫作人開始喊出「砂羅越，我的祖國」。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這類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反映出這一思想意識。對砂羅越鄉土的熱愛，對砂羅越的發展，年輕人以充沛的感情，寫下這樣的詩句：

祖國呵，我們對你忠心耿耿，
我們要高呼你的名字，
砂羅越，砂羅越，砂羅越，
我們要一萬次高呼你的名字，
祖國呵，我們對你忠心耿耿。

我們願為你盡忠，
祖國呵，為你的明天，
我們願犧牲一切，
為你的獨立鬥爭，
為你的夢想，你的旗幟和歌聲，
為真理，
為正義，
為砂哈地，
祖國呵，我們對你忠心耿耿。

詩歌的激情反映出愛國主義的情操。這正是當時的寫作人以砂羅越為祖國，爭取祖國自治獨立的一種動力。

砂華文學的歷史反映出，反侵略反封建是它的基本精神。它反對侵略行為的不義戰爭，殖民統治，以及封建性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形態等。它反映本地區人民的民主改革與民族獨立的要求與願望。這種精神貫串整個文學的歷程，以及它的主導理論。

文學史的分期

從前述砂華文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將砂華文學史作出以下四個分期。

（一）一九四五年以前——戰前的僑民文學。這時期文學作品不多，至到一九三七年中國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日，激勵了海外華人的抗日意識。這時期的砂華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與散文。反映砂羅越華人支援祖國抗戰的決心。反侵略反封建是文學作品的基本精神。

（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砂華文學的萌芽期。這一時期開始有本地成長的年輕寫作人。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政局突變，年輕的寫作人由於追求理想，對新社會的嚮往，而曾掀起一片北歸的熱潮，這種思想反映在詩歌創作中，尤為顯著，這時期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僑民意識。文學作品水準雖不高，但已逐步建立了砂華文學的基礎。

（三）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這是砂華文學的成長期。隨著亞非拉反殖民地統治，尋求自治獨立運動的展開，作為偏遠地區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砂羅越人民的政治醒覺，各種社會運動的迅速展開，帶動了文學創作。這一時期的報章多闢有文藝副刊，各類文學形式的創作呈現新貌，乃是砂華文學史上豐收的時期。

(四) 一九六三—一九七〇年。由於客觀環境的演變，這一時期砂羅越政治雖出現某種抗爭，但華人社會基本上也處在徬徨的境地，砂華文學的創作也呈現一片低迷。這是砂華文學的低潮期。

七十年代以後，砂華文學的發展出現較為平穩狀態。可以每十年分爲一期。

於此觀之，文學史的分期與社會運動分不開。實際上，社會運動的高潮或低潮，對文學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這從中國五四運動之後現代文學史的發展來看，也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章

戰前的砂華文學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向瀘溝橋的中國守軍發動進攻，中國方面的守軍奮起抵抗；同年八月十日，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上海守軍也奮起還擊；於是爆發了全面的抗日戰爭。由於敵愾同仇，海外華僑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意識，對祖國的高度熱愛，以及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因而展開了範圍廣闊，影響深遠的救亡運動，星馬華僑是這樣，砂羅越的華僑也一樣。華僑遠處海外，對於救亡抗敵工作，遠赴中國參與前線抗敵固然是英勇行爲，但更多的是在後方推行抗日運動，這包括物質上的支援以及文化上的宣傳。

比起星馬，砂羅越的文化遠爲落后，但華僑知識份子一樣積極展開救亡抗敵運動，這包括報章的文字宣傳以及話劇的演出。

抗日運動期間，砂羅越有多份報章出版。古晉有《古晉新聞日刊》與《砂羅越日報》刊行，前者由葉瑞岩主編，后者主編是涂耐冰。這兩份報章除刊登各項消息，並有文藝副刊，在抗日運動中發揮極大的宣傳作用，只可惜由於戰爭，這些報章皆已喪失銷毀。

詩巫方面，《詩巫新聞日刊》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創刊，名譽社長是盧義湍，社長劉子欽，編輯工作主要是劉子欽負責。該報的出版宗旨在宣傳抗日救亡工作。在《創刊詞》中寫道：（上略）本社同人不揣冒昧，負起抗戰建國宣傳責任。每日由收音機收得之時事新聞細為記錄編印成刊，名曰詩巫新聞日刊，咨為宣傳工具，藉以推動僑胞愛國之熱情……（下略）

（二）

《詩巫新聞日刊》主要的文藝副刊是《奔流》，編者署名雅痴，雅痴為劉賢任的筆名。《奔流》的出版日期不定，也沒有標明期數，刊載的作品以抗戰詩歌為主。

詩巫《光南學生會》的《勵志》副刊，由絮絮主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出版第一期，附屬於《詩巫新聞日刊》的副刊。絮絮為馬華小說家，當時南來在詩巫光南中學出任校長。《勵志》的發刊詞由絮絮執筆：「（上略）在動蕩擾攘的大時代中，在艱難困苦的抗戰過程，中國青年任務是雙倍重大的。趕上時代，盡忠國家，必須充實學問，淬勵品性，才能勝任，我所望于本校同學者在此，而《勵志》的發刊，旨亦在此。」

另一個副刊《敦聲》，由敦化中學學生自治會藝術股編，編者為小鶯，于一九四零年二月廿六日創刊。筆者只讀到《創刊號》，是否只出版一期，已經無從查証。《火花》則為詩巫中華中學的學生會負責編輯，一九四零年四月十七日創刊。

縱觀《詩巫新聞日刊》的文藝副刊，不論是《奔流》或是各校學生會負責編輯的副刊，內容皆以抗戰建國為主，可以說是抗戰文藝，作品以詩歌為主，它激勵人心，奮勇殺敵。

日本現在算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了，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卻是黷武主義者侵略成性。中國深受日本侵略之害，在侵華戰爭中，多少人家破人亡，因此海外的華僑也義憤填膺，奮勇救國。表現于詩歌方面，情緒也就慷慨激昂：

沖上！沖上！

拼命和敵人算賬：

城市丘墟，

生靈涂炭，

婦女被辱，

家人拆散，

那一件不是萬惡的敵人所干！

沖上！沖上！
正宜和暴力對仗，
把一顆信心，
下一個勇斷，
以英武的身軀，
做祖國的保障。

沖上！沖上！
前面有火光燦爛，
牢牢地困住敵人，
莫任它一個逃，
近的給它一刀，
遠的賞它一彈，
全地球在拭目看，
看我敵最后的一戰。

（痴：《沖上！沖上！》）

這首詩的作者痴，就是《奔流》編者雅痴，詩押上韻腳，讀來聲調自然有力。

戰士奮勇報國，詩人給予歌頌，這是一首刊載于《勵志》副刊上的詩：

忠勇的戰士，
你們是國家的捍衛者，

你們的熱血，
將洗雪歷來的恥辱，
你們的頭顱，
將創造嶄新的中國，
忠勇戰士呵！
你們的愛國熱情，
有如日月，
你們的勇敢精神，
是永不磨滅的。

向前吧！英勇的戰士！
你們雖犧牲了，
還有後繼者，
別戀著溫柔的家。
忠勇的戰士呵！
我在歌頌你，
不，全國都在歌頌你，
歌頌你愛國的意志，
(亨陶：獻給前方將士。)

(三)

抗戰時期的海外，救亡運動熱潮激動著每一個人心，演街頭劇，街頭演講會，各盡所能宣傳抗日

。當時的詩巫也出現一片熱潮，詩歌表達了這種熱烈情緒。

夜的詩巫，
整千的遊人只帶來一顆心，
如海水般的澎湃！
似萬馬般的奔騰！

白的布條，
黑的墨字，
這是僑胞獻金救國，
偉大的神聖標志！

大街，小巷，處處
化裝難民，賣物女郎，
還有——高腳，舞獅，
看！遊人們是清醒了！

夜的詩巫，
整的遊人已打成一顆心，
不約而同地在吶喊：
《抗戰建國萬歲》！
（黃昏：夜的詩巫）

這首短詩是作者回憶詩巫紀念七七抗戰兩周年而作。當時，街頭演講會宣傳抗日是一種救亡運動，同一位作者黃昏以詩記之。

人影在路燈下搖幌，
人潮在街上洶湧，
今天是「八月十三」，
憤怒，隨著晚風在每個人臉上現出，

通俗演講者，他
挺著胸，揮著拳，
用刺激的語調開始申訴，
「家鄉是淪陷了」！

祖宗的墳墓，被掘了！
肥沃的田園，被佔了！
慈祥的母親，被奸了！
可愛的弟妹，被殺了！
弟兄們，認清我們的敵人，
起來！我們要報仇！
雄壯的回聲！！
「我們要報仇呀」！
在熱帶中的詩巫喊出。
(黃昏：通俗演講者。)

抗戰的華僑通過各種方式救國，中日戰爭爆發後，新馬婆各地華人積極抗日救亡，在各種救亡工作之中，籌賑中國難民之舉可說幹得轟轟烈烈，成績最好。海外各地籌賑機關的設立，有如雨後春筍，幾乎凡有華人聚居地方，就有籌賑會的組織。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軍佔領中國廈門，華僑的士氣民心，深受影響。是年十月十日，馬來亞、菲律賓、緬甸、法屬印度支那、荷蘭東印度、北婆羅州、砂羅越、暹羅、香港等地華僑在新加坡召開南洋各地華僑代表大會，為期一周，大會通過議案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這是東南亞不同地區的華僑聯合協力抗日救亡的一個主要組織。

詩巫有詩華籌賑會之設，教師界有詩華籌賑會教師界分會成立。文藝作品也反映了一片救亡的熱潮，呼吁民衆獻捐救亡，喚起民衆抗日意識。無疑的，抗日運動提高海外華人的政治意識。這種政治意識是反壓迫，反侵略，熱愛和平與自由的意識，它也直接助長了砂羅越人民的政治意識。

（四）

戰前的海外華人雖寄身于南洋，但他們關切故國的憂患。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患難，無時不在刺

激著人心，一旦中國受到外族侵凌，能不感召有識者許身報國乎？文藝作品是時代的反映，通過詩歌的形式，詩人們懷念祖國，也激勵了戰士的捨身報國。

一支思神之箭，

每個星夜，

海涯的孤獨少年，

他戀著：祖國

那說不出滋味的國土，

那可值得光榮與羞恥的面目：

那一群年青伙子的熱火的工作。

他唸著：祖國呵！

在苦斗中我的祖國。

（春之：祖國戀）

詩人們懷念故國，有時身栖異鄉，感到憂國，不免也觸景傷情。

迷離

簇簇的燈影

多麼的悵人呵
這闌珊的午夜
冷寂
淒清
是誰在洒著懷鄉之淚
街衢黯淡了
無數顆未死的心
火樣熱
鉛樣重
走罷
故鄉已無家了
異地的流浪者
(柳下禪：闌珊的午夜。)

當然，更多的詩是在控訴日本的侵略，被侵略的民族，只有化悲憤為力量，奮勇抗敵，才能殺出一條血路，得到和平與自由。當一九三九年七七抗戰兩周年時，《詩巫新聞日刊》曾出版抗戰建國兩周年紀念特刊。以下是發表于特刊上的一首詩：

《七七》，我不能忘記你！
這偉大的日子！
我們在血泊里過著悲壯的生活，

在炮火中過著仇恨的日子，
于今日——
是整整地兩年了。
在這兩年中，
那死亡的法西斯走狗——日本
曾捕過無數婦女的身軀！
曾帶走無數勇士的生命！
使民族遭受空前的慘劫！
但我們並不恐懼，
而且已在加緊爭鬥，
爲了自由，
爲了正義，
那新生的偉力，
已從艱難中生起
已從刻苦中長起！

《七七》，我決不能忘記你，
這偉大的日子，
這血的日子，
這民族再生的日子，
我們以鋼鐵的身心。
奔向勝利大道前進！
我們以誓死的決心。
爭取敵人的血來紀念這日子！
（黃昏：七七，我不能忘記你。）

(五)

抗戰文藝的形式是多樣化的，不論是詩歌，散文或街頭劇，它都是深具戰鬥性的，馬華文藝是這樣，砂華文藝也是如此。由于時空的局限，戰前的砂華文藝乃是僑民文藝，它所具有的現實主義精神，深刻影響了戰后砂華文藝的發展，特別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砂羅越時期，砂華文藝更是繼承了戰前僑民文藝時期的現實主義特質。



介紹幾位戰前的寫作者

戰前砂華文學的寫作者，多在中國出生與受教育，南來后從事文化工作。沈濟寬、涂耐冰、劉子欽、劉賢任、黃仁瓊、丘絮絮乃是這時期的重要寫作者。但由於戰亂，許多寫作者的作品已散失，因此這裡只能介紹其中三位。

涂耐冰，祖籍福建莆田，戰前南來從事文教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海外華人參與抗日救亡，並籌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籌賑會），由陳嘉庚領導，涂耐冰為砂羅越地區的負責人之一。《砂羅越日報》出版，涂氏出任主編，積極宣傳抗日。

涂氏作品以散文及評論為主，文筆犀利。戰后繼續從事文教及新聞工作。六十年代中逝去。

劉賢任，筆名雅痴，啞蟬，號止園。戰前由中國南來。在國內時已開始在教育界服務。南來后出任詩巫多間中小學校長。

抗日運動興起，劉氏在詩巫積極參與抗日宣傳工作。他寫詩，散文與小說。小說《苦杯》，即記述日治時期逃亡歷險生活。

戰后劉氏繼續任職教育界，長時間出任黃乃裳

中學校長，對文化教育貢獻良多。劉氏于八十年代中逝去。

丘絮絮，為馬華著名小說家。作品小說集有：《榮歸》、《學府風光》、《在大時代中》、《沉淪的浮起》、《變》、《房東太太》、《大時代中的插曲》、《坎咪之死》；中篇小說《播種者》；詩集《生之歌》、《呼吁》等。

絮絮于1909年出生在中國福建的一個縣城里，曾就讀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畢業后從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南來。一九三九年到詩巫光南中學出任校長，並積極推動文藝工作。他的小說有多篇即以這時期的教育界生活為題材。戰后絮絮轉到新加坡，任教于華僑中學，不幸于1967年逝去。

第三章

萌芽期的砂華文學（上）

（一）

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這段期間，砂華文學由抗日前的蓬勃狀態進入冬眠期。這是日本侵略軍統治時期，許多文化工作者遭到迫害囚禁，人民在鐵蹄下過著痛苦的生活，正常的文化活動歸於死寂。

日軍戰敗后，砂羅越這個原是英國的保護國，讓渡予英國統治，成為英國直屬殖民地，這種政治上的轉變顯然有其必然性，但也因為如此，在英殖民地統治下，砂羅越才能較快的恢復元氣。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這十年間，砂羅越有多份報刊出版，古晉有《中華公報》、《中華日報》、《前鋒日報》、《時事評論》、《中友月刊》等。詩巫有《僑聲報》、《大同日報》與《詩華日報》等。這些報章多辟有文藝副刊，推動了砂華文學的成長。一批土生土長的文藝青年開始創作，將砂華文學推入一個新的領域。這個時期乃是砂華文學的萌芽期。

一九四六年至四九年，中國大陸正處於國共內戰的非常時期，海外文化界也深受影響，意識形態

之爭趨於明顯，即是擁共與反共。一九五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海外僑界擁共勢力增強，而青年知識份子更因為嚮往中國神州大地的政治變動，而有「北歸」的傾向，這種思想意識也反映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

在一九五一年至五二年間，中華日報從香港聘請許建吾到來編輯文藝副刊《青年園地》，雖說一般的作品水准不高，但也培育了不少青年寫作者。比較起來，於四九年至五一年出版的《中友月刊》的文章，其思想與文學水准，則顯得較高。在詩巫出版的《詩華日報》與《大同日報》，也都辟有文藝副刊，提供了拉讓江流域青年寫作園地。

這時期的寫作者，有南來的文化人鄭子瑜、蔡洪鐘、涂耐冰、伍禪、易藝五、許來夫，而當地出生的年青人則有趙子謙、趙子遜、魏萌、吳岸、雷皓明、沈強及歐陽柳等。

（二）

鄭子瑜（一九一六——）於戰前南來，戰后輾轉到古晉中華中學教書。大約在一九五三年后赴新加坡任教，成為新加坡公民。

鄭氏在砂羅越居留數年門，寫下不少散文與學術上的著作。這些散文部份收集在稍后出版的《翦

春集》，《猿嘯與雞啼》等集子中。

鄭氏南來后，仍不免具有懷故國悠思，他在一篇題為《猿嘯與雞啼》的散文中寫道：

----- 黃昏后，獨坐窩樓，緬懷國事，以為這回祖國內戰的危機，實較之日本侵略時期還要嚴重！我們昔日的「猿嘯」——「我祖國瀕存亡關頭」，現在唱起來還覺得有深長的意義！中國的歷史，是常常要走迂回曲折的道路的。十餘年前我們讀魯迅的雜感文，覺得諷喻入骨，現在讀起來也還是這樣。我的窩樓前，有數株柳樹，這時柳影正垂窗，使我想起山打根的猿嘯，但不知那位無名的藝術家，還在那寂寞荒涼的地方，賣那「雞啼」的藝術沒有？

文中的的祖國，指的是當時內戰中的中國。

他在一篇《拉讓江的細訴》，寫下黃乃裳等先輩到拉讓江流域墾荒的痛苦與奮鬥.....

----- 現在，拉讓江上，輪船如鯽，南北兩岸，大廈林立；沿江千餘里，盡是樹膠園。新福州市上市民數萬，商店櫛比，入夜，則燈光燦爛奪目，

戲院已有冷氣機的裝置；道路四通八達，車水馬龍，現代化的飛機場上，時有客機起落……工場林立，煙囪中不時冒出黑煙，與江上的青雲，糾成一片……又誰知二十世紀初年，我農民會死亡枕藉，葬身於蠻煙荒林之中？更有誰想起二十世紀以來，我農民的血汗，會滴遍了拉讓江兩岸？——如今還有繼續的滴，滴滴滴，把這懸場也滴廣了，把這江心也滴寬了——。

鄭氏在這時期積極於研究魯迅著作，著有《魯迅詩話》及編輯《達夫詩詞集》。

(三)

子謙與子遜的雜文

子謙與子遜是本時期兩位重要的散文作者，兩人所寫的多屬議論性的雜文，深受魯迅作品影響。

子謙於四十年代末即開始寫作，作品多發表於《中友月刊》及新加坡出版的報章雜誌上。《中友月刊》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顯見他是該刊一位重要的作者。他的作品短小精悍，文字運用見功力。這裡引述他發表於《中友月刊》的一篇短文《談勇敢》，該文寫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所謂勇敢，我以為應該一概加以稱贊。所以凡是勇敢的人，照推論的結果，都值得尊敬。然而什麼是勇敢呢？這真是不容易答覆的問題。有一些人看似勇敢，其實卑怯，看似英雄，其實是懦夫。我早就說過了「滿口仁義道德者，肚子里可以男盜女娼」，表面粗俗的未必盡是無恥。魯迅先生說得「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倒是盜賊。」（而已集小雜感）。

看似好漢其實卑怯的人真太多了，下面是幾個例子：

- (一) 斗雞場中雄糾糾的鬥士；
- (二) 向玻璃窗上橫沖直闖，宣言爲了追求光明，頭破血流，在所不顧的蒼蠅；
- (三) 馬路上爭風吃醋的野狗；
- (四) 強詞奪理的評論家；
- (五) -----

記得蘆梭先生在他的社約論某一篇中曾經表示過；中古時期看似勇敢的騎士，實際上都是卑怯的。這真值得我們尋味。

有一個這樣的傳說：一個小偷，盜竊了一只鵝，藏在衣服內貼身的地方，以爲十分妥當。不料那

只鵝一路大叫，小偷不得已，乃口中不停的念道「自家家禽，怕什么！」-----

這樣的例子真太多。

教師被學生氣昏了乃借打罵以息怒，這是卑怯表現，政府無法得人民的信任，借重於高壓的手段，這也是卑怯的表示。卑怯的反面則反是：教師無須打罵學生而能得其信服；政府無須高壓而人民自然服從。這是真正勇敢者所得到的果實。

閉上眼睛，卑怯者似乎睜著他們卑怯的眼睛，又在尋覓他們那些卑怯的勾當。

子迅的寫作稍後於子謙，他的文章多發表於《荒地》。《荒地》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在新加坡創刊，子迅從第一期即開始供稿，所寫的多是雜文，小說與論文。

子迅的雜文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以一個當時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這是難能可貴的。

從《幸福的追求》一文中，可以看出其文章的風格。

從離開母親的軀體那一天起，他吮乳、啼哭、嬉笑；稍長，就遊戲、談天、工作、結婚、生孩子；隨年齡的增加，他也許漸趨保守，安分守己于是成了他的處世哲學。但自然，倘碰到經濟拮据，那

他便也受苦，也灰心，也憤怒，也憂慮——總之，他是人，他經歷著人通常必須經歷著的一切。

但在壽終正寢以前，他有一天居然覺得這一切全乏味；他厭世，他悲觀了。

人在山窮水盡的時候，會用希望來欺騙自己，可是一旦明白了希望和絕望一樣，同是虛妄的時候，他于是對人生的意義起了疑心。

他想起了童年——這兒讓我插進一句：靠回憶過活是衰老的象徵。——那時候，處處發現樂趣。一個球，一株草，一條蟲。——

然而現在，他已經成了大人的現在，同樣的東西卻往往引起他的厭惡——或者連厭惡也沒有。

他沉思了。他問為什麼？他在找尋人生的意義。

他碰了壁，但終於得到了答案，卻是這麼平凡的一個答案：孩子和大人差別在於前者在遊戲本身里追求意義，而後者則在遊戲以外尋求意義了。

在沒有達到這結論以前，他曾經誤入歧途。他由於錯誤的判斷而得出「樂趣是得自為遊戲而遊戲」的結論，並進一步以為「超功利的人生才有快樂」，「知識與快樂是不能相容的」等等。

但在這危險的當兒，他及時糾正了這偏向。

是的，真正的幸福是只有深刻的認識人生，了解人生，方能得到。應該做個人中人，在生命本身

去尋找意義，而不是在生命以外。

而使自己逐步堅強起來了，他終於成了一個勇敢的人，為著生命的真實而戰。

「痛不欲生」現在在他看來是笑話，是懦怯的標誌。因為只有「生」才會感覺「痛」，這「痛」正是「生」的屬性之一。所以，凡是熱愛生命的人必不會因為「痛」而「不欲生」的。在他，能知「痛」比不能痛好，比麻木好。何況痛苦決不是單獨存在的呢。快樂與痛苦正需互相依賴，他們乃是同胞兄弟。

能知痛，能進一步不以痛苦為意——這便是英雄——就是能快樂，能深一層認識幸福的基本條件。

每一件事的完成，都必須先有感情，這感情又必須有理智作后盾。偉大的感情——愛國家，愛人類等等——產生偉大的事業。這感情只能在「生」本身去找，只有熱愛「生」，並且為一個美好的「生」在奮鬥著的人才能有。

本時期在小說創作方面，寫作者不多。在砂羅越出版的文藝副刊很少有刊載小說創作。子迅本時期所寫小說多刊於新加坡出版的「荒地」。短篇小說“請客”與“王大保傳”深具諷刺與批判的現實意義，是小說中的佳構。

子謙原名趙子謙，在古晉受中英文中學教育，稍后返回母校中華中學執教。五十年代中赴中國廈門大學繼續深造。六十年代初移居香港。

子迅是子謙令弟，原名趙子遜，早年在古晉中華中學畢業之后轉讀英校，稍后返回母校中華中學執教。五十年代中與其兄長趙子謙返回中國廈門大學深造。攻讀外語系，畢業后在廈大當講師。七十年代移居香港，在銀行任職。多年來他以研究中英語文為主，著作有《海闊天空話習語》等。

子迅所用筆名有子川、越人、凡山、趙玲、諸葛求實、玲等。

中友月刊



《中友月刊》是砂華文學萌芽期一份重要期刊。該刊附屬於古晉中華中學校刊，每期一版（四開版）。古晉中華中學校刊創刊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五日。《中友月刊》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一期，至一九五一年正月十日，總共出版二十期。

該刊發刊詞如下，由光濟執筆。

自母校創辦至今，已有三年多了。在這不能算是很長的三年多當中，它培養出不能算是很少的同學。我們這些校友，有的到外地去升學，有的在本本地念英文，有的在教育界服務，有的卻去做工或從商。總之，無情的光陰和縱橫著的河山已把我們分散了。

以前，當我們還在母校的時候，在教師們的殷勤教導之下，大家都熱烈地，天真地研究著，學習著，或愉快地玩耍著、談笑著。現在，回想起來，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本會（古晉中華中學同學會）在各方面的籌備與協助之下成立了。因此，我們這些離開了母校懷抱的同學，便有了互相連系的機關。希望各位同學對本會加以愛護，使它能夠發揚滋長；同時對本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加以指正，使它漸臻於完美的地步。

現在，我們出版這個小刊物，並不敢抱有怎么大的欲望，只不過藉以互通訊息，交換智識和練習寫作等，使到大家能夠明了彼此間的情形和互相砥礪而已。

最后，希望同學們對這塊園地本過去的學習精神，努力地耕耘。

下面是中友月刊的編目。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第一期）。

發刊詞	光濟
萬事起頭難	可之
責任	何曾
懷鄉	黃蓀明

三月十五日（第二期）

談讀書	凡士
迎春	云青
望不到你的背影	凝
叮噐交響曲	田園

四月十五日（第三期）

青年與奮鬥	白羽
夜夜夢江南	維興
穗市來鴻	永良
介紹最近一期的青年知識高山	

六月十五日(第四期)

愛	商
我依然走了這條路	述之
反對戰爭	流水
一封信	子謙
點滴	可之
驕傲	可之

第五期(缺)

四九年八月廿五日(第六期)	
生命的火花	趙子謙
英國的金元慌	別人
介紹國內戰局	達
登山草	云卿

第七期(缺)

四九年十月廿五日(第八期)	
談自利心	子旦
英雄	基甫
考試	君
工作	燕威譯
點滴	可之

四九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九期）

世界的末日 珠譯

怪夢 子旦

點滴 可之

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第十期）

檢討，再出發！ 基甫

談勇敢 子謙

光明與黑暗 子旦

馬來人與宗教 珠

歌聲 白羽

看病 君

點滴 可之

五零年二月廿五日（第十一期）

學術股的話

只有一條路 子旦

革命統一戰線上各階 任

級的地位

五零年三月廿五日（第十二期）

追求真理的夢 子旦

維羅那的兩個孩子 珠譯

點滴 可之

五零年四月廿日(第十三期)

略談個人學習與集體 子謙

學習的關係

社會進展定律 達

維羅那的兩個孩子 續上期

笑 可之

偶然回過首去看 凝

點滴 可之

五零年五月廿日(第十四期)

五四運動的背景與意義 杰

青年節談五四精神 子謙

眼睛近視及學習近視 可之

時間 理冬

略談信任 玉林

五零年六月卅日(第十五期)

日記一頁 子謙

難於了解的古晉 基甫

談交友 張雁萍

點滴 可之

五零年八月卅日（第十六期）

寫什麼好 可之

封建社會中的一個

少女日記 丁影

晚遊隨律 仲

五零年九月卅日（第十七期）

小雜感 子川

賣膏藥 子旦

封建社會中一個少女 續上期

日記

五零年十月卅一日（第十八期）

小雜感的雜感 秉

古晉應該創辦高中或 基甫

師範

新級任 一飛

點滴 可之

五零年十一月卅日（第十九期）

夜的古晉 影

生活雜感 可平

浪海孤舟 基甫

點滴 可之

你喜歡唱歌嗎？ 丁人

五一年正月十日（第廿期）

我是兩頭蛇先生？ 基甫

畸形的世界 可平

你要作那種人 丁人

點滴 可之

（校刊於五一年八月卅一日三十一期之后停刊）

《中友月刊》是由古晉中華中學校友會負責編刊，寫稿者多是該校校友，可說土生土長的年青人。所作的文章大都是散文與短論，詩歌不多。

五十年代初正是中共建立新政權時期，青年人心嚮往之，因此文章也表達對「北歸」投身「新社會」的願望，間也抨擊不合理的現實。他們視中國為祖國，這種僑民意識要到五五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印尼萬隆會議發表海外華僑國籍的談話之后，才有所轉向。砂羅越華人的思想意識，轉向視自己所處身的國土為祖國。

從編目來看，子謙、基甫與可之乃是《中友月刊》主要的作者。而子謙的文字功力與思想深度乃是作者群中最高的一位。

第四章

萌芽期的砂華文學（下）

（一）

洪鐘是本時期較為特出的詩人，一九五三年出版詩集《海潮集》，收集了他戰前在中國與南來后所寫的詩。洪鐘深受中國三十年代現代派詩風影響，這裡引述他南來后所寫的一首短詩《雨滴》：

屋檐雨滴，
扣碧階，
黃昏庭院
欄杆
人獨倚。

遙望故國，
離愁無限，
多情淚，
一串串，
都向階前滴。
暗地里，
流光偷換。



詩表達了一個知識份子離開故國的離情別緒。
這種感情是憂郁與陰晦的。

不過詩人也具有積極的一面。當日本侵略軍的
鐵蹄踐踏祖國（中國）大地，而又行將南侵砂羅越
時，他憤怒寫下了〈呼聲〉一詩：

從祖國飄流到蠻荒地方，
回憶里沒有平安，
江南的花草已經污了顏色，
家鄉的夢戀也沒有歡欣。
此地原非樂土，
野人的鼓樂，
溪流的唱和，誰有逸樂的心緒？
是被奪取土地的人群，
又來一次血汗的榨取。

時日已踱上災難的高峰，
強暴的手扼住人人的喉嚨，
從此我所聽見的，
只是飢餓和被鞭策的呼聲。

洪鍾原名蔡鐘英，一九一六年誕生於福建莆田
。早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院。一九四一年七月

南來砂羅越，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五三年出版《海潮集》之后，作者直到九三年才出版《池畔集》與《塑像集》。

(二)

這時期，本土出生的一些青年人也開始寫詩，他們的詩風與中國南來的文化人迥異，詩歌反映了熱愛鄉土與民族，對不平等的社會作出控訴。這時期寫詩較多的有吳岸於砂耶兩位。

砂耶是五十年代初期一位熱誠的文藝工作者。一九五一年他由美里轉往詩巫，在中華中學與衛理中學就讀，課餘在詩華日報兼編文藝副刊《學習園地》。這文藝副刊水准不高，但對當時拉讓江流域的文學活動確實起著推動的作用，也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寫作人。

同個時期，砂耶主編一份未經注册的地下刊物《草根》，這是一份以鋼板刻蜡紙后油印的小型刊物，外觀雖粗糙，但對當地的青年卻有著深遠的影響。

砂耶勤於寫作，這時期他寫散文、評論、小說，但更多的是寫詩。他將詩作投稿至星加坡出版的《荒地》、《耕耘》與《人間》。長詩《給一位馬來兄弟》，寫來感情真摯，反映當時殖民地統治下

民族兄弟苦難生活的一面。

這里摘引其中片段：

兄弟，
我又看見你了，
像每次一樣，
你喊：

——布律邦剛

——布律邦剛

尖銳的聲音，
打破深夜的寂靜，
從這條街道傳到那條小巷。

你走著走著-----

仿佛是白天似的，

然而，

這是夜呵！

深沉的夜呵！

高樓上的燈火熄滅了，

狂歡的人像豬般睡去了，

此刻也許在做著甜蜜的夢呢！

（他們的夢里何嘗有你的影子啊！）



《布律邦剛》是馬來人用糯米制的一種糕，用芭蕉葉包卷，呈長圓形。早期在拉讓江一帶，馬來孩子常在夜里背著園籃沿街叫賣。當砂羅越還處在殖民地統治時代，土著的生活是落后與痛苦的。作者繼續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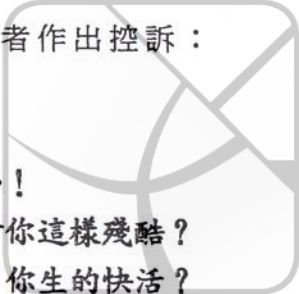
——布律邦剛

——布律邦剛

無數的深夜里，
你喊著走著——
一街又一街，
一巷又一巷，
在風雨底日子里，
你捲伏著身體，
躲到別人的騎樓下，
刺骨的風，
無情地襲著你，
過度的疲勞使你睡去，
在這樣的夜里，
你常常有好夢：
夢見白天，
夢見太陽，
(你是多么憎厭黑夜呵！)

夢見你背了書包上學去，
（那學校多堂皇呵！）
在操場上和同學一道捉迷藏，
夢見媽媽替你添補了新衣服，
爸爸的三輪車載滿了雞蛋糕，
夢見「阿末」那小鬼成了你的好伙伴，
不再和你吵嘴搶生意！

詩的末段，作者作出控訴：



知道么？兄弟！
為什麼生活對你這樣殘酷？
誰呵？剝奪了你生的快活？
知道么？兄弟！
為什麼你受著歧視？
誰呵！從不把你當作人看待！
說吧！大膽地說吧！
親愛的兄弟！
今天，
我
——一個平凡的華族青年，
要用我嘶啞的喉嚨，為你唱一支控訴底歌，
向人類！向世界！

就整首詩來看，詩藝雖粗糙，但詩的感情真摯，對馬來民族具有兄弟之情，這在當時的詩歌是少見的。

砂耶原名雷皓明，六十年代初曾出任美里砂民日報主編。后積極於政治活動，現已退休。

涂耐冰的政論與散文

萌芽時期的砂華文壇，涂耐冰是一位寫作最豐的政論名家與散文作家。

涂氏於一九四六年創辦“時事評論”，每週出版兩期。該報不載電訊，專載時事評論與部份的議論性散文。所載的文字幾全為涂氏個人之作。其中有以報館主筆撰寫的社論，有以專欄作家身份發表的時評文字，也有些篇幅較短的，較為輕鬆的議論性散文。

「時事評論」所刊的文字，不論就國際時事評論，或對當時的中國政治評論，顯示涂氏是一名學識廣博而有見地的政論家。由於他對砂羅越華人社會的熟悉，寫出不少有關這類性質的文字，比如他建議應該建立日本南侵時期死難者的紀念碑，以紀念抗日烈士。以下引述一篇有關文字，也由此可看出砂羅越華人社會的史實。文章寫於一九五〇年四

月，題目是『由砂羅越擬建立忠烈紀念堂·想到蔡木興陳三元簡長伯陳清本諸先賢』：

最近星洲日報曾發表一段古晉地方新聞，內稱：砂羅越政府擬在浮羅岸跑馬場附近，建立一個紀念堂，來紀念日本南進時期，受日軍侵害而死亡的許多忠烈人士云云。這段新聞不知是否屬實，又不知政府建立紀念堂，是紀念英國人呢？抑或其他民族中的忠烈人士，也有資格被紀念表揚？如果單只紀念英國人，那末如以前華民司李高潔及呂誰智先生，當然有紀念的必要，倘若中國人也被一視同仁，那末我覺得有幾句要提出來討論。

紀念堂的用意，在於鼓勵人做一個可以給人做模範的人，來享受身後的光榮，其實人生不滿百歲，所謂功名利祿，所謂花迷紙醉，根本只是一時享受而已，惟有名列廟堂，受千萬人鞠躬禱告，並受到千百世以後的人來歌頌讚嘆，那真是極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古人為求『名垂竹帛』，而殺身成仁的人，不一而足。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文廟，紀念文人中的聖賢，又有武廟，紀念武人中的英傑，又其次在一府一縣，設有鄉賢祠，這一種制作，我極贊成，因為社會中有這種獎勵制度，當然就有這類人物產生出來，如果有這種人物在社會，那麼社會受到利益是十分重大的！古語說

：「人存政舉，人亡政失」社會有傑出人物，一切都被影響而成爲良好景象了。

在戰後，亞庇因爲有一位章謙來鼓舞人們上進，於是亞庇在戰時死亡人士都受到光榮了，因爲章謙先生發起建立紀念碑，替日本時期死亡志士祭祀紀念，死者有靈，應該也會含笑於九泉了。

但筆者在聽到日本投降消息以後，在巴羅就向劉振藩先生提議，要公祭蔡木興先生，於是我就寫了一篇蔡木興先生傳略送給陳錫昭劉振藩先生看，劉先生原則上很贊成，但他認爲不該只是拜祭蔡木興一人，怕有人議論。我聽後覺得有理，到古晉後，就和蔡肅仁，陳水皎諸先生商量，大家原則上都無異議，可是我以後接著是失業，生活緊迫，心有余力不足，這事就放在一邊。但有時想起蔡木興先生，就覺得我還有未完的責任，同時也深覺慚愧！

蔡木興先生曾任商會長，籌賑總會財政，援英會財政，抵制日貨主任，他是不貪一文錢、不亂做一件事的人、急公好義、顧全大局、實在是一位難得的豪傑。他事母至孝，我親眼看到他隨時向母親跪下，在海外地方這樣二孝的人似乎很少。木興先生的死，死在一位日本少將的手下。當日軍登陸以後，日酋第一就是向木興先生煩擾，以後一位日本少將到古晉，住在天主堂內，召木興先生命令於華僑中籌出十萬元。木興先生不答應，那個少將立即

用香煙觸木興先生的面，又用腳踢木興的腹部，木興先生被踢倒地，坐人力車回南橋俱樂部，向我說明經過，囑我不可聲張，我說這有什么恥辱？何必掩飾，他說：他老母知道，心中不安。但從這日起，木興先生就飲食日減，以至於逝世。他逝世後，全古晉人都哀悼，大家都明白，古晉喪失了一盞最光明的探照燈。

誠然，照劉振藩先生所說，古晉除了木興先生以外，還有幾位人物，陳三元簡長伯陳清本諸先生，都是老成忠厚，對古晉政府，對古晉民眾，都做過許多有大利益的事件。陳三元先生一生不肯說一句騙話，做事有始有終，歷久不倦，實在令人拜服。陳清本先生辦籌賑會財政，每日八時到會，下午四時停止，三年時間如一日，如果不是陳清本管理財政，成績一定不會那樣好。簡長伯先生雖然服務社會時間較短，但豪傑無私，被日軍痛打，他始終不屈服。

以上諸先生的一生事跡甚多，最好要寫出傳略，供大家紀念。但除上述四位大賢大惠的人物以外，還有幾位人物，留以後介紹吧！

涂氏還有不少文字鞭撻當時的假文化人，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傾向蘇聯一面倒政策的批評。這類文字在當時海外華人社會中極不討好，但現在看來，這些言論卻是具有見地與膽識的。

「時事評論」出版近十年，於一九五五年停刊。五五年杪涂氏再創辦「南洋論壇」，惟此報刊行未及一年即停刊。

縱觀涂氏為文，筆力縱橫，議論條分縷析，是戰後十年最為出色的政論家。

涂氏於六十年代中在沙巴病故。



第五章

反殖運動時期的 砂華文學（上）

砂華文學發展到一九五六年至六二年這個階段，可以說進入成長期。這數年間，文學創作逐漸呈現繁榮，寫作人倍出，不論那種文學形式的創作較之任何時期的砂華文學都來得開闊與多樣化。

五十年代之後的數年間，亞非各國反殖民主義浪潮洶湧，特別是星馬兩邦，爭取獨立運動的隊伍日益擴大，這一切對仍然處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砂羅越人民，帶來強大的震撼。這一時期不僅工人與學生運動逐漸成長，一九五九年六月，砂羅越人民聯合黨成立，為反殖運動開拓了新局面。

反映在意識形態的文學活動方面，是報章的文藝副刊與文學雜誌都展現了新的精神面貌。

一九五六年八月在古晉創刊的《新聞報》，這一份報章所具有反殖言論，為砂羅越人民帶來深遠的影響，稍后在詩巫出版的《民衆報》與美里出版《砂民日報》具有同樣的政治傾向。這三份報章皆辟有文藝副刊，同一時期，《砂羅越時報》的《文藝行列》及兩份文藝雜誌《心聲》及《文藝生活》

的出版，共同為砂華文學的成長作出貢獻。

新聞報創刊時設有副刊《椰風》，刊登不少文學作品，作者有吳岸、百英西士、吳韜等。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拉讓文藝副刊創刊。初期的《拉讓文藝》是由一個文藝學習組織負責編輯，該組織成員吳岸，田農，穆谷及舒明等輪流編輯，初時是四開版，每星期出版兩次，一九六一年之後，則由吳岸主編。

《拉讓文藝》創刊時的「編前小語」表達了這群年青文藝工作者的心聲與期望。

「砂羅越雖還未有人真正搞過文藝工作，文藝工作對於我們也還陌生，但砂羅越畢竟有許多人，特別是青年們，喜愛文藝寫作，所以砂羅越的文藝前途是光明的。」

「文藝，不論在任何地方，都應作為認識現實和改造現實的工具。我們學習寫作，就是在學習如何掌握這種工具。」

「作為一個文藝副刊《拉讓文藝》從此與大家見面，這是件初次嘗試的工作。我們希望砂羅越喜愛寫作的青年踴躍支持。我們希望這副刊能為大家所愛惜，並且，至少它應些微地反映砂羅越人民的氣息，砂羅越的景色。拉讓江是砂羅越境內最長的河流，我們取它為刊名，正是這個緣故。」

《拉讓文藝》創刊后，每星期出版兩次，由五

七年三月十二日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新聞報停刊為止共刊出五百多期。

新聞報尚有《學園》及《洪流》等綜合性副刊，而《矛與盾》則以刊登土著史料為主。

《民衆報》創刊于一九六零年，副刊《赤道文藝》的路線與《拉讓文藝》近似，由阿沙曼主編，主要刊載拉讓江流域文學青年的作品，對推動該地的文學創作有著積極的貢獻。《砂民日報》有文藝副刊《赤道風》，惟刊期不多，主要是這一時期美里地區的寫作人較少之故。

文學反映現實，這一時期的砂華文學呈現了反殖民主義的色彩，年青的作者表達了他們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情操。政黨成立之後，反映的政治現實更爲開闊，但不少作品也因此流于形式和概念化。

由五六年至六二年，這數年間的詩歌創作，可以說是收穫甚豐，詩歌作者倍出，主要的作者有吳岸、田農、肖南、穆谷、巴耶、田宁、白金、平環、阿沙曼、于宁、砂海、田石、朔風等。

吳岸于一九五三年開始寫詩，《石隆門》一詩即展示了他的才華。五七年之後他寫詩更勤，也寫下多篇短篇小說。

從五十年代中開始，至到一九六二年吳岸所寫的詩，稍後結集出版《盾上的詩篇》一書。

這裡摘錄《在高山之巔》一詩：

我們巍然立在高山之巔，
了望著大地的風光；
紅日初上，在群巒間微笑，
我們爭說：江山如此多嬌。

一望無邊的平原，
綠毯似的朝北方開展，
在最遠最遠的天際，以一線
輕吻南中國海浩渺的白浪。

回頭來，卻叫層巒疊嶂，
擋住了飛揚起來的視線；
遠山如畫般浮立在天邊，
近山似巨人站立在眼前。


而我們站立著的這座高山，
昨日曾在燎源之火里呼喊，
今天處處是焦黑的新芭場，
灰燼間處處還在冒著白煙。

愛歌唱的朋友們，高歌吧！
要讚美的朋友們，讚美吧！

在祖國廣大的胸懷里，
打開我們純潔的胸懷吧！

我眼底收盡了高山平原和大海，
貪婪地吸著沁人心脾的云霧；
我想在芭里播下種子，待明日，
它就同達雅人的稻長出愛的果實。

另一首，《我明天要起程》，寫于五九年八月



那雨兒已下了多少回，
那雷兒已響過了多少次，
那風兒吹了一陣又一陣，
我明天要起程。

我的心永遠不平靜，
越是沉默它越是激動；
森林的呼喊，
高山的召喚。

祖國在叫著我的名字，

我也把祖國的名字呼喚，
她給我一項光榮的任務，
我怎能遲遲不前？

祖國在叫著我的名字，
我也把祖國的名字呼喚，
她給我一項光榮的任務，
我怎還能遲遲不前？

那浪兒在島外翻騰，
人群的手在浪頂揮動；
那浪兒在我心中翻騰，
我心怎么能平靜？

一個藍達季節又隨著，
苦早的八月來臨，
八月的火使人堅強，
九月的水給人力量。

燈兒又昏黃，
我已準備好行裝，
雨兒嘩啦啦地下著，
我明天要起程。

雷兒又滾過天空，
夜空里吹著夜風，
屋檐下水聲最響，
我明天要起程。

《盾上的詩篇》所收錄的詩，基本上反映出在一個動蕩時代中，一個年青知識份子熱愛祖國，追求美麗的明天。

上錄兩首詩以及《祖國》《南中國海》等首，表現出作者熱愛祖國的思想感情。誠然，年青的詩人有時也會唱出低沉的旋律，例如《夜宿江中》與《四個噴泉》等首。

作者在六十年代中，由于生活的變故而停筆，至到一九七八年再開始創作，所出版的詩集計有《達班樹禮讚》、《旅者》、《我何曾睡著》以及《榴槤賦》等。

肖南與白金兩位是這一時期較為突出的農村青年寫作者。兩人同來自古晉廿九哩的農村，大約只是受完華文小學教育。由于沒有機會入中學，只得在農村耕種謀生。五十年代末期農村的各種活動都很活躍，大約這兩位年青人也都參與了這些活動。

肖南寫詩，也寫小說與雜文，但主要創作還是詩歌。雖然由于學校教育不多，初時寫作在語文表達能力尚未掌握好，但經過數年努力自修，至六十年代初的詩歌創作已達到一定水平。這裡引述作者寫于一九六一年十月的長詩（五百多行）《農夫、森林和土地》的末段：

老農追憶著一段段殘酷的夢，
在夢中他失去了幸福和歡樂。
更在那片貧脊的土地上，
埋葬了他的父母，青春和妻兒。

他回頭看著兒子，心中一陣陣痛苦，
六十年生活，他的記憶里，
是一片可怕的模糊的血淚，
榨取和剝削使生命溶化。

他追憶在几十年生活上，
曾經用去多少鋤頭，
還劈壞多少把鐮刀，
生產出多少剩餘的庄稼。

老人的身上顯出青春的容光，
他激動几乎要高聲地叫喊，
我的一生，可以被榨取，
被剝削的都已被取光。

如今，只剩下這一條老命，
有的只是老骨架著一張瘦皮。
他提高嗓子高聲地質問，
我們難道還要過這樣的日子？

老人從熱烈的激動里，
回復到安詳沉默的樣子；
從暴風雨猛烈吹打后的宇宙，
依然平復到平時的和平。

當他微笑地抬起頭，
預備從台上走下的時候，
他看到几千個人向他歡呼，
掌聲向雷樣在林中四處暴起。

在另一角，他看見，
他強壯結實的兒子，
還有一群年青的伙子，
對著他投著親切的注視。

此刻，他感到生命可愛，
青春的光輝現在才到他身上。
那以往黑暗，悲慘的記憶，
現在已讓光明照耀著前途。

這方依然是那片土地，
庄稼正青翠，土地閃著金亮膏腴。
土地上是成群歡笑歌唱的兒女。
空中正閃著燦爛萬道的光明。

這首長詩寫出農人世代的苦難與奮鬥，最后參與人民的政治鬥爭，改變自己的命運。

肖南原名溫振南，勤於寫作，自五十年開始即發表了大量的詩及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只可惜一直都未結集成書。作者于六十年末在鬥爭喪生。

白金的詩風與肖南迥異，他的詩具有民歌風味，但比喻也往往有不恰當之處。某些詩也寫得激情可頌，這裡引述《熱酒高歌》一詩片斷，詩寫于一九六二年。

假如你坐在飛機上眺望，
祖國的土地一片山岳，

誰不同聲異口：

那么廣闊！

但是，

你是否看到

近山的人得不到柴燒，

很多的百姓

沒有半寸土地

借宿人家

租民族的土地，

他們吃蕃薯，

或幸運的

能煮上糙米。

誰關心了咱勞苦的人民？



作者反映了六十年代農村人民缺乏耕地，為生活而拼搏。詩作同時反映了山區土著貧困與落后的生活，對殖民地統治者作出控訴.....

在長屋，

在甘榜，

假如你不是

憑著

甚至，

結緊腰帶困肚脹。

一百多年了，

我們的人民還流著血

和汗！

白金這一時期寫了大量的詩，大都發表于《拉讓文藝》副刊。作者在六十年代中逝世，喪生時才二十多歲。倘若肖南與白金能有更長的壽命，應會寫出更豐多的作品，特別是肖南后期的詩作愈趨成熟，小說創作也達到一定的水平。

在同一時期，穆谷是一位追求藝術形式的詩歌創作者，頗受中國格律派詩人詩風影響。這裡錄下作者寫于一九五七年四月的短詩《眼睛》：

帶著別離的愁緒，

你用親切的眼光

吻別著撫育過你的土地。

吻別著你曾愛過的一切。

懷著焦急的心情，
你向喧鬧的碼頭張望，
你等待著送行的友人，
你要再見他們最后一眼。

然而，你完全失望了！
來送行的不是你的朋友，
而是看不見眼睛的面孔，
和安置上神燈的寶盒。

盒子里那只神秘的眼睛，
渴望著見你友人最初一眼。
此刻，船笛嘶叫了，
眼睛燃燒著眼睛。

穆谷，一署嚴微映，原名鄭和貴，寫詩也寫短劇，是《拉讓文藝》文學組織成員之一。可惜六十年代起作者即不再寫作，八十年代末病逝。

田宁與歐陽柳都是詩歌寫作者，本時期寫下數量頗多的詩。

田宁的詩簡潔明快，他歌頌愛情，讚美祖國，他熟悉農村，對農物賤價使農民悲痛感同身受，這裡引述短詩《那個農人不愛庄稼？》詩作于五八年。

一個農人壓住心中的愁苦，
對著烈兵似的椒叢呆望，躊躇。
他手中握住光閃閃的“巴朗”做什么？
現在無須割草，也不必砍樹。
啊！他倏地臂一揮，
豐碩的椒身紛紛頹然而倒。
難道，難道他瘋了嗎？
你看他喪心病狂舉刀左揮右舞。
唉！哪個農人不愛庄稼？
只因椒子既不賣錢時又不能果腹。

歐陽柳于五十年代初開始寫詩，但到本時期作品更多。與田寧的詩不同，歐楊柳的詩，反映出一個在躲進斗室中知識青年的愛戀與幻夢，他無視于現實世界的激烈演變，而樂於追尋個人的美夢。

這裡引述短詩〈追尋〉：

寂寞了幾許底林中古塔，
誰又在那兒彈奏『小夜曲』？
優美底旋律震撼著我牝底心弦，
陶醉中我重回到往日底舊夢。

今夜底月色分外好，
靜悄悄底蓮湖上，
那家多情底少女在唱「追尋」？
麻木了底情感再度激動。

此刻我底生命開始加速躍動，
我底情感更加洶湧蕩動，
我忍耐不住了喲，
我要去追尋我那綺麗底美夢。

另一《我不再憂愁和悲傷》摘錄如下：

請別讓我打開記憶底箱子，
縱然過去是王子仙女式底生活，
我再不願將凋零底落花，
勉強重綴在我生命底樹上。

請別勸我甜睡在河畔上，
追尋一個緋紅色底幽夢，
倘若夢中有甜美底笑臉，
我也不願接受你底希求。

如今，
 霉雨底日子將要結束，
 野地裡有了燦爛底驕陽，
 山崗上有了美麗底詩花，
 我不再憂愁和悲傷，
 我要走出我這狹窄底小房，
 迎接主賜給我們底春光。

歐陽柳的詩傾向唯美，清新雅麗。這時期的詩作多發表于中華日報與前鋒日報副刊，稍后結集《夢幻集》一書。作者六十年代以后似乎已不再寫詩。

居住在詩巫省的詩歌寫作者也不少，苗夫、阿沙曼、砂海、于宁與田石在這時期都寫了許多激情的詩。

阿沙曼寫詩寫雜文，這時期他負責民衆報《赤道文藝》的編輯工作，對推動拉讓江一帶的文藝活動作出一定的貢獻。

阿沙曼的詩作不少是歌唱民族之間的情誼，強調民族合作爭取祖國的自治獨立。以下引述《跳玲瓏》，寫于一九五八年二月。

來來來
沙密娜，沙曼
在椰林底下
讓我們跳個「玲瓏」
今夜里——
月光，椰影
伴著我們舞蹈
明天——
生活的美的贊歌
就伴隨我們的「玲瓏」

來來來
沙密娜，沙曼
讓我們跳個「玲瓏」
在鵝江畔
在沙拉瓦克河畔
在巴南河畔

乘著寧靜底夜
我們跳個痛快

沙密娜，沙曼
你們可知道

明天

明天的夜里——

生活已改變！

我們將以

最愉快的心情

跳出一個美的「玲瓏」

跳出一個「默底卡」舞曲

在活躍的土地上

從這柑榜到那柑榜

從那柑榜到另柑榜

姿勢婀娜又起勁……

那時——

柑榜里的

年青人

也「蘇卡」地跟著跳

老年人，小孩

以讚美生活底拍手歡呼：

「巴谷，巴谷哦巴谷……」

來來來

讓我們來跳個「玲瓏」

沙密娜，沙曼……

此詩寫來輕鬆活潑，作者當時還是在籍的中學生。

田石是這群年青寫作者，寫詩最多的一位，他以豐富的感情歌頌祖國的山河，也寫出在殖民地統治下土地的痛苦，下錄一首短詩《嘆息》，可見作者的詩風，詩作于六二年。

五十年的記憶，
化成一聲比一聲沉重底嘆息。

嘆息！

你聽又是嘆息。

未死前作好的墳墓

等待你死后的安息

是不是痛絕的悲嘆呵？

抽氣桐通進你深深的心房

一聲接一聲的嘆息

更沉了

更無力

嘆息，你聽聽是嘆息

像一頭老牛帶不動石磨

像一個寡婦臨死前的記憶

嘆息！你又聽是嘆息

它一聲比一聲更沉呵更淒

在寒夜里，在日煎下
從不停息。

（觀一號油井后作）

美里加拿大山上的一號石油井，于一九一零年開始抽取石油，石油公司由英殖民地政府占有。

田石的一些抒情詩也反映出那動蕩的年代知識青年的激情與憂郁。下錄一首《當我要離開你，土地》，寫于六二年九月。

這樣不平凡的日子，
一切都像激動的海面
我應了這個號召
離開了你
別了故鄉
來到這個遙遠的祖國邊疆

一切回憶會帶給我們無限幸福
而空虛或悵惘
有時緊緊依著我們的心坦
尤其在這樣靜靜的晚上

但這一切會漸漸消失在我們的心間
痛苦將會被理想與戰鬥的熱情戟散
一切都會變得很正常

又是一個靜靜的夜晚
烏云滿天狂風大作
憂郁的祖國沉重地走著

遙遠遙遠的地方
已經傳來了戰鼓的聲音
隨著空氣震蕩
它使我的心頭又一次掀起波瀾

我懷念起我生長的地方
當我須要去向更遙遠地方
呵故鄉呵
可愛的地方

我渴念熱烈的盼望
這裡美麗的春天
讓我興奮把痛苦甩開
讓幸福和理想占有我的心懷

田石，一署雨田原名楊藝雄，早年曾任職報界，后轉行從商。

小說的收穫

小說方面，五十年代中期至六二年，小說作者倍出，作者多是在籍的中學生或年輕教師，小部份是農村青年。

巍萌是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小說作者，巍萌原名魏國芳，于五十年代初即開始寫作，作品多投稿至星加坡華文報刊。由于作者出身農村，對農村生活較為熟悉，因此他的作品也多反映農人的生活，但不少篇章也寫一些青年知識份子的戀愛與工作。

《魯素英》這本短篇小說集出版于一九五八年，書中所收的小說寫于五六至五七年間。

主題篇《魯素英》是一篇萬多字的小說。寫于一九五六年。

主角魯素英一家人住在M坡，父親魯老頭曾作過蔣朝官員，大陸解放前夕，舉家南來。魯老頭為人固執而思想封建，整日抱著蔣中正所著「中國之命運」。魯素英與其兄魯素民則是新生的一代。當

魯素英小學畢業，打算到K城的中學就讀，與魯老頭商議而被拒。魯老頭只願意讓她在本坡的英校升學，這就非她所願。魯素英在哥哥魯素民的鼓勵下，出走K埠升學。

魯素民鼓勵妹妹：

「妹妹，就這樣決定吧！我們決不能跟他老人家一齊開倒車！他所篤信的那「命運」，將向自己一樣沒落了！」

「唉，妹妹，年輕人幹事是爽直干脆的！你有你美麗遠景與志願，何必遲疑呢？」

「哥，我一定牢記你的話！」

「妹妹，路是人走出來的！-----」

小說寫出魯素英出走K埠升讀華文中學，畢業之后，「做個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教育工作者。

其間有戀愛的波折，年輕人對理想的執著，同時反映出那個時代年輕人對舊社會的鬥爭，以及對新生活的追求。

通過小說，作者也表達了對砂羅越的熱愛，批判「北歸」的思想。

《可憐的孩子》寫一名青年思想的轉變。不滿沉悶生活的阿牛，決意返回北國過新生活但在年輕的女教師表姐敏麗以理性的言論開解下，阿牛終於醒悟「我們應該熱愛誕生我們的土地，為它美好的

未來而斗爭。」

這裡引述小說片斷.....

敏麗溫和地，帶同情而有些憤怒的說：「在這烏煙瘴氣的天地里，誰不苦悶呢？唉.....不，留下來，勇敢地活下去，我們不能逃避這血淋淋的現實，記住：生活即是戰鬥！」

「表姐，我.....錯了！我太幼稚，太可恥了！」阿牛猛翻轉頭，臉兒通紅，感愧交集地說。

「表弟，這不全是你的錯！」敏麗拂開散髮，流露出真摯與撫慰的微笑說：「表弟，偉大的中國，當然是我們所嚮往的！但是，我們並不一定要永遠投入她的懷抱。因為我們所誕生的這塊土地也一樣是可愛的！現在它正如我們受辱的母親，難道我們忍心遺棄她，讓她永遠受摧殘嗎？我們必須為她雪恥，使她恢復健康！」.....

作者以較短的篇幅，對阿牛思想的轉變，過于急速與簡單化，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一股強謂「北歸」的熱潮中，作者能理性寫下「熱愛自己的土地」，這反映一位有理性的知識青年的思想，同時也解答了千千萬萬個在黑暗摸索中的青年問題。

魏萌于后（一九六一年）出版另一短篇小說集《女記者》，內收十篇短篇小說。小說的格調基本上延續著「魯素英」一書的路子。

「這一代」寫出農村耕種人家的辛苦生活。

「婆婆，有些人不種菜，吃好的菜，嫩的菜，我們自種菜，卻是吃老的，黃的葉子！他們太享福啦，這是什麼道理？太不公道了！」

「婆婆，這真是太不公道了！」阿玉附和哥哥。

老太婆瞧著兩個受委屈，而且天真的孫兒，不知該如何回答，只說：

「唉！這個世界呀，不公道的事，可多著呢！你們還小，長大了，慢慢就明白啦！」

.....

.....

「我是將休的人啦.....我苦了一輩子，還不算白苦！我們家是窮，可窮得有志氣，我的兒孫是吃得起苦的.....哦.....我應該多活些時候，要親眼看看他們這一代，再不受人的欺壓，過得像「人」的生活.....哦.....不遠了吧.....」

作者的小說多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寫出農民的艱苦生活與抗爭，在結尾的時候也往往帶出朦朧的希望，正如「這一代」的結尾一樣。

這一時期，砂羅越人民的反殖鬥爭及民族主義意識逐漸成長。寫作者們強調熱愛砂羅越，以砂羅越為祖國的思想，不僅反映在大量的詩歌創作上，也有不少小說以此為題材。

吳岸的《振作》，即是反映知識青年在這方面

的思想鬥爭。

小說中的三個青年人林存高，羅聖與卓星元。羅聖是一個有意樂天才的青年，「他要刻苦地學習音樂，學習使藝術成爲服務于人類鬥爭的工具，他要學習把人民的苦難和憂怨，吶喊和希望通過旋律節奏飛揚起來。」

但不幸他病倒了，當他躺在醫院中的時候，他的兩個好朋友中之一個卓星元正在打算北歸。卓星元在給林存高的信中寫道：「可是真實的生活，轟轟烈烈的美麗的生活，我需要它，我要追求它，我一想起它，我體內的血就要奔騰起來，我就要徹夜不眠。」

「我的最好的決意是：北歸。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生途，不要爲我感到惊奇，不要咒罵我。你是我知心的朋友，你應該了解我的心情，並且同情我，我的痛苦是的確達到了頂點了，最后一株草便能折斷駝背！」

他的這種心情，使到病中的羅聖甚至忘掉了自己的痛苦，而凜然地對他說了以下的話：

「星元，你不要北歸，我們不是那種人，我們不是那種人！我們要愛我們的祖國！」

作者以高度的藝術表現手法，寫出了知識青年的痛苦與抗爭。可說是本時期以這方面爲題材的成功作品。

吳岸同時期還寫了以工人生活為題材的《老賴的歡樂》，以及《在病房里》。

肖南寫詩，也寫小說，作者生活在農村，小說的題材也以農民的生活為主。短篇小說《小鄉春秋》（五七年）、《生活的鞭子下》、《安份者》都是以農村為題材。《安份者》一篇農人阿毛伯的生活遭際。阿毛伯是一位安份者，不敢談政治，但最後因為農園遭迫遷，而開始作出反抗。作者寫道：

「這有甚么辦法？地方是人家管的嘛！唉！反對和不反對又有什麼用？你反對，人家還不是照舊執行，這年頭還是安份點。」阿毛垂頭喪氣地說，他的右手更緊地握住那竹籬，好似擔心會被別人憑空搶奪去似的。

「反對沒有用也要反對……」阿狗叔雖嘴這麼說，但本身也說不出其所然來。

「小心點哪！這什麼場所，講話莫亂來的。」阿毛伯警告說「你搞不出什麼名堂啦！」

阿狗叔被應得無言對答。這時播音機正播送出一種激昂的聲音：

「……我們要控訴，我們要使廣泛的人民了解其丑惡面目……」

阿狗叔正想集中精神聽下去，可是不料阿毛伯卻在旁若有思地說開了。阿狗叔只好轉過腔子問道：

「甚么事？」

「這，這我也不太清楚，不過據說大概是因為當局不顧人民的意見，硬硬把剝奪人身自由「居住法令」執行，這不是表示沒有「民主」了么？反過來說就是民主死亡了！唔，你最好聽台上的領袖們講，會比較清楚。」阿狗叔顯得有些口吃地說。

「唔，唔……爲什麼這世界會這麼多事？」阿毛伯輕輕地嘆息著。

《安份者》這篇小說刊出后，曾引起讀者的廣泛的討論。部份批評者認爲阿毛伯應該在迫害之后覺悟，參與政治鬥爭。這顯然是當時左翼政黨成立后對人物發展一廂情願的看法，也反映出當時部份知識青年的思想傾向。

黃沙是本時期另一名寫小說較多的作者。作品多刊載于《拉讓文藝》及《文藝生活》月刊，少部份投稿予南洋商報的《文風》。

他的題材涉及面廣，寫工人與農民生活，也寫買賣式婚姻與走江湖者，但由于作者當時年紀尚輕，只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教員，未能深入生活，因此小說難免流于表面敘述。例如《靜靜的砂拉越河》寫的是一九六零年砂羅越社會情況，小說角色衆多，有工程師、交際花、老板、工人、縣議員等。當時作者涉世未深，野心卻不小，試圖寫貪污斂財，勞資糾紛，男女不平常關係，工人生活困境

等。結果寫的只是表面化。

作者另一短篇小說《林祥與我》是寫工人生活。林祥是一名店員，勤勞但卻自卑，與玉芳通信多年，卻不敢告訴對方自己的職業。當玉芳被父母逼嫁予一名不相識者，林祥表現軟弱未敢示愛，結果是玉芳出嫁了，林祥落落寡歡。小說中的我則由于參加了工會，生活過得更多姿而有意義。

以青年人戀愛生活為題材的小說，這時期有史武的《青春在歡笑》、石鳳的《青春閃光》與李曉夫的「靜靜的詩里末河」等。

《青春在歡笑》批判了一種不正確的戀愛觀，它鼓勵青年人熱愛祖國，愛人民，不要讓落后的愛情生活來拖住自己的後腳。男主角玉民是一位決心獻身于祖國解放鬥爭的青年，女主角梁瑪麗纖弱多愁，但卻是一位善良信仰基督的女青年，兩人雖曾相愛，但最終還是分手。

石鳳的《青春閃光》也以青年人的戀愛為題材。作者把工作和愛情對立起來，而不是互相結合。兩篇作品幾乎都強調青年人對祖國熱愛，遠超過男女之間的愛。當國家需要一個人離開他的愛人的時候，就應該放棄愛情。而《青春在歡笑》還強調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不能做朋友，作者反映了當時知識青年偏激的思想。

魯高的《漁家怨》是一篇反映興化籍漁民生活

的作品。作者寫出這些漁民在貧困、迷信、落后的死潭里打滾。其中的一位是老漁人盛義叔。還爲了捕捉更多的魚，冒險把船開到印尼的領海去，而連人帶船被扣留。不過作者只寫了生活的外表，對於本質的問題，並未深入的探討。

另一篇《森林之歌》，則是寫達雅民族加入政黨與其他民族是同爭取自治獨立的小說。結構嚴謹。

這一時期的小說作者還有拾一佬（謝國文），拾一佬的小說多刊載在南洋商報的《文風》和砂羅越時報的《文藝行列》。

作者的小說題材有寫拉讓江上游小商人與土著的貿易，以及農民生活的艱辛，題材多樣化。

拾一佬的藝術技巧與表現手法堪稱上乘，只可惜六十年代中期作者進入新聞界之后即輟筆。

百英西士在本時期，寫了兩個中篇小說：《庄稼漢》及《小礦工》。兩篇小說都是反映日本統治時期，砂羅越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

《庄稼漢》是一篇長約三萬多字的中篇，作者寫出日治時期以至戰后有關華族農民的痛苦生活。其中我們看到了善良的人們在日本時期那種暗無天日日子里，過著怎樣慘痛與被欺凌的情狀。這三年八個月的血淚生涯是永遠銘記在砂羅越人民的心中。試看作者所描寫的當時的生活景象。

「市上的東西一天天減少，各種糕餅已用碩莪粉、木薯粉和亞答糖作原料，布疋完全絕跡，鹽、土油、膠輪也沒得賣。代替點火的是椰子油或橡皮；車輪是用土法制的硬胎，街上的行人已有些穿著樹皮或麻袋裁成的怪裝。」

小說中除了老實忠厚的農人大牛、大水、阿六之外，還有的是賣身求榮、狐假虎威的漢奸「烏蠅腳」劉細和「滑嘴」賴節。

這兩個壞蛋和他們的主人，對農人採取種種慘暴壓迫的手段，構成了小說的主要內容，在這里，有慘無人道的酷刑（往人鼻孔潑辣椒汁），有暗無天日的地牢，也有婦女強奸后懸樑自盡的陰慘慘的場面。

在結尾的時候，日本戰敗投降了。但日本投降以后，小說的主角大水他們並沒有翻身過來，究竟這還不是他們的世界。戰爭期間他們受苦有份，和平時期他們還是弄得無處安身，作者最后寫道：「庄稼漢所能得到的是這樣的生活——他們日夜盼望著能過更好的生活……」這反映殖民地社會人民生活仍然無法改善。

《庄稼漢》人物衆多，但人物性格寫得不夠深刻，是這篇小說的缺點。作者較多地採用敘述來交帶事件的經過，對於典型性格的塑造相對地減少，

一些與主題無關的情節也穿插在內，如對「空軍英雄」的描寫便是例子。

砂華文學中反映日治時期的小說不多。《庄稼漢》與《小礦工》皆以此為題材，讓這段血淚生活呈現予讀者眼前，使人更憎惡侵略者的殘暴行爲。

百英西士原名李民勝，中學畢業后任教華文小學，五十年代返回中國，現況不明。



第六章

反殖運動時期的 砂華文學（下）

反殖運動時期的散文，抒情的散文方面，以韓拍岸的散文最具特色。作者以豐富的感情，寫下不少篇章，它歌頌勞動人民的偉大，讚美祖國的河山，也寫下知識份子的愁郁與苦悶。這些散文大多刊載於六零年出版的《文藝生活》月刊與《文藝行列》副刊，稍后作者將這一時期的散文結集出版《生命的痕跡》

這裡錄下一篇《祖國美麗的山河》。

（一）

這原野山林是多麼美麗！

偶聽一位外地來的友人對於我們祖國山河的讚語。這句話深深扣動了我的心弦。

那是不久之前，我陪伴友人一連好幾天駕車奔馳在幾條主要的干線公路上，他欣賞沿途景物時，那麼激動地脫口而出地說了那句讚美的話。

是的，我們的山地是美麗的。從公路旁伸展開

去，是平原，是群山。平原緊接著山巒，一個山峰又接著另一個山峰，山巒又接著平原。平原是綠色，山巒是綠色，祖國的大地就是綠色的海洋。

沿途的山巒，已看不見參天古樹，糾葛不清的蔓藤。生長在山巒上的是縱橫有序的胡椒叢。它們好似站崗的哨兵。是的，它們是祖國的經濟尖兵。它們繁盛將帶給祖國以繁榮；它們的枯萎和死亡，將會帶來多少不幸和災難。

平原上，已不是雜草叢生，荒涼的景象，而是一片秩序井然的膠林。還有更多青蔥生命力飽滿的樹苗。像母親的乳汁，它們白色的膠汁哺育了祖國多少的兒女。

還有更多的山，被開辟為椒園；更多的平原新近被開墾為膠園。從那新開墾的園地飄來泥土氣味，是那麼香甜，沁人心肺。

在晨曦中，在暮靄下，山原是恬靜的。在寧靜中流動著一股生活的激流。在陽光來親吻大地時，膠園中已是一片勞動的忙碌景象。在柔和的陽光普照著原野，椒工們已在整理椒藤和鋤草了。原野的山徑上，已有孩子背書包上學，沐浴在晨曦中的山野就像矯健的少女般可愛！

在暮色蒼茫中，餘暉殘照著山野上炊煙裊裊，農人息集溪旁，暮鴉歸巢，是叫人流連的。

就在這美麗的原野上，是洒了多少祖國兒女的

汗浸了多少拓荒者的血。多少拓荒者的白骨陪伴山林過了無數風雨之夜。

美麗的山野是我們祖先創造的。

達雅克族祖先，是多少世紀了，他們一代一代在開辟山林，在墾荒，在蠻荒地帶做無休止的搏鬥，爭取生活的地盤。我們的華族祖先，用他們的鮮血，他們的青春和美麗的理想去創造這原野。

(二)

百年前，這美麗的原野，還是一片參天古樹的原始森林呢！陰沉沉的。無數的蔓藤伸出魔掌緊緊握住所有的樹葉密密連結在一起，也不讓陽光去探詢泥土。密林里，是猛獸毒蛇的繁生世界。

舉目四望，這裡是森林，那里是森林，分不出那兒是平原，那兒是山崗。到處盡是沒有人煙的荒涼之地。然而，有人就愛在生活於苦難中北國的祖先們中把這荒涼之地描述為滿地都是黃金的寶地。在苦難和貧窮中的人們，就愛相信神話，有不怕冒險。於是，他們帶來了他們的青春，和理想來拾寶了。

然而，開展在他們面前不就是一大片好似不可征服的原始森林？那里有黃金？

艱苦的生活早已他們培養了不被困難嚇倒的堅

強性格。不逃避，也不氣餒，他們向山林進軍，去征服瘴氣重重的原始森林。

於是他們領悟到，黃金就藏在森林里。

向山林進軍，挑戰的號角吹響了。伐木聲在森林響起來，叮噹叮噹。日日夜夜，長年累月，伐木、燒芭、翻土，我們祖先就在這原野墾植，開辟稻田、開辟膠林、開辟椒園。陽光於是來親吻著芬香的泥土了。

是我們祖先的血和汗灌溉這土地，要它長出胡椒和橡膠。是他們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獻給了這土地，要它們長得年青美麗。

難道我們不敬愛我們大無畏、勤勞的祖先？難道我們不會熱愛我們祖先開辟出來的田園？如果，我們奸污了這原野，不是侮辱了我們自己祖先？

（三）

我們，年輕的一代，是祖先的好子孫。我們絕不會去浪費了祖先留下的財產。我們知道祖先們的願望是開辟更廣闊的土地，種植更多的樹膠，更多的胡椒和生產更多的稻米。我們會更勤勞去征服山林來，改造祖國的山，讓它們長得更美麗。

對著祖國錦繡的山河，我們的熱愛好忠誠還被懷疑？

山坡連著山坡，原野接著原野，我們是這土地的主人，因為我們也是創造、開辟它的人。但願在祖國的上空永遠是蔚藍，漂浮著自己的白云，原野沒有貧窮和艱苦。

作者以充沛的感情，歌詠祖國的河山，以及勞動人民艱苦墾荒的史跡。作者還有不少篇章，寫下在那個動蕩的時代，一個知識份子追求理想，鬥爭與幻滅的感情。

韓拍岸，原名李文藻。出生於砂羅越古晉。早期是一名新聞從業員，六十年代初前往美國深造，留美時期寫下不少報導文字，曾結集成書《美國雜碎》，作者現居美國，在大學任教。

議論性的散文，即雜文，這時期有不少出色的作者，周辛、沈強、沈濟寬、肖南等皆是。

周辛的雜文多刊載在新聞報的《學園》，從他的作品看來，他是頗受了魯迅與唐弢的影響。作者揭露不合理和丑陋的事物，往往能一針見血。

下錄一篇《狗及其他》，發表時間是一九五七年三月。

前些時，偶于某文藝副刊上讀了一篇題為《人狗的遭遇》的文字。這篇文字主張將「寧為太平犬，莫作亂世人」這婦孺皆知的俗語改為「寧為亂世

犬，莫作太平人」。其所據理由有二：（一）在承平時
代，狗可隨主子打獵，替主子看守門戶，在亂世里
，則更能顯出狗獨有的本領，到處測探消息，搜羅
敵情。（二）人雖生活在承平時代，卻要遭受失業
.....
.....」

「人與狗混為一談，未免有失人的身份。然而
，為了證明狗的可卑，也不妨以人來加以襯托。沒
有主人的狗是難以生活下去的，因而，凡狗必有主
人，而最令人可惡者是狗依仗著主子的勢力，對一
切擁有權勢的「閩人」搖尾迎送，對一切窮人都狂
吠不已。.....另一件狗兒最榮幸的莫過於受主子
保護.....。因而即使光天化日之下或半夜三更之
際，狗兒盡可逞威妄為.....」

一九五七年五月間，英國有一位電台的特派員
許治伯到砂羅越來訪問，竟信口胡亂發表言論，指
砂羅越華人為殖民主義者。周辛為文斥責：他寫了
一篇「謬論種種」的雜文：

謬論的可惡在於失去真實性，一味「閉目合十
」，單憑著敏銳的「錯覺」，加以渲染捏造一番。
.....捏造謠言的人，大抵是別有居心的.....。

許治伯說：「華人是殖民主義者，是賺錢后飽
載而歸的殖民主義者。」但記得唐弢先生曾于「胡

思亂想中」，想到一個「很不中聽」的故事：

「有個竊賊，在某天晚上又去光顧人家，嘗試著自己的命運了，一不小心，在行竊時絆倒一座板凳，主人從夢中惊醒，一躍而起，大呼捉賊，四鄰拿火把，叫囂著趕過來。做賊的一時逃不脫，他就反身投向捉賊者的隊伍里，手指面前，叫道：「捉賊！捉賊！別讓壞蛋躲到黑暗里去……」」

作者引述這樣一個故事，很恰當的揭露了英殖民主義者的謬論。

作者當時只是一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但文字運用已甚見功力。

沈濟寬在本時期寫下不少雜文，以小民筆名發表於《文藝行列》副刊。沈氏於戰前南來時已開始寫作，但到本時期，文字愈趨成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下錄一篇《行運》，為一九五九年十月所作。

據一般星相家的說法，一個人無論其八字多么壞，一生中總會行幾次好運的。雖然好的程度略有差別，然而運之必行，則是分毫不爽。而且運之行也，還具有周期性，大凡總是三年一運。好像是確定不移的法則。

由於很有些人相信這種說法，所以他們雖然受

盡千辛萬苦，卻還處之泰然，只望好運早些降臨，便可舒一口氣，把生活轉變過來。至於事實是否如此？卻又難說。

若就本邦而言，自從政府打算還政於民，推行自由選舉制度以來，一般具有選民資格者，的確已經行了好運了。不管你的學識為何？出生如何，更不管你的行為怎樣？才干怎樣？只要會講一口英語（英文通不通是無所謂的），具有競選的資格，便可出來競選一番，幸而中選，立刻成為名人，成為新貴，何異平步青雲！

至於一般平民，雖無那么好運氣，只隔一夜就把面目完全改變；不過達到競選季節，卻也鴻運當頭，平日住在低濕的亞答屋里，几如魯濱孫住在孤島一般，向來好像是少有親故的。現在卻是早晨有一個名人來拜訪，攀同鄉，拉交情。晚上又有一個貴人或是准貴人來聯宗，講族誼，認輩份，一時雞飛狗走，門庭若市。說穿了，大家都因為你手里有著神聖的一票，所以不惜紆尊降貴的和 you 拉交情，扯關係。等到目的既達，也就一如過去一般，什么都沒有了。

奇怪的是競如星相家所說，果然三年一運，分毫不爽，有些人雖然福命不濟，不幸落選，或選舉過後仍被冷淡下去，那也不成問題，只要耐心再等，三年的時間一到，大家仍是鴻運當頭，又可熱鬧

一番了。

六十年代之後，沈氏重返杏壇執教，似已不寫雜文這類評議性的文字，更多是作詩詞酬唱。

沈氏於九十年代初逝世。可惜其作品未集成冊。

亦云是特出的雜文作者之一。他的雜文短小精悍，諷刺力強。作品多發表《拉讓文藝》副刊中的雜文專欄《貓城人語》。這裡摘錄《緩取與不取》一文：

「因為據稱：別的黨爭取自治獨立，是在「急取」，因此便自然地要流汗，要費力，甚至要犧牲，搞黨者的個人利益也要受到一定的損失；所以是「橫衝直撞」，「製造混亂」，而緩取自治的黨呢？因他的特色是在緩——也稱「穩健」，所以萬事不須急，可以坐在辦公室，一邊開電風扇，一邊「緩取」，等著，等著，自治獨立就會自然而來。這個爭取自治獨立方法是很輕鬆爽快的，不過，這方法還是「史無前例」的，行得通與否大成問題；因為「太緩」，比老牛拖著破車還緩，甚至越來越緩，終而至走不動了，那只好坐下來，等待自治獨立「從天而降」。」

亦云這一時期的雜文作品豐多，信手拈來，刻意幽默一番，但有時也難免流於油滑。

亦云，一署沈強，原名沈煥瑜，五十年代初開始寫作，但到這一時期的作品才見成熟。他也寫劇本、小說。六十年代之后的雜文作品結集《微風細雨集》。作者於七九年初不幸逝世。

同一時期的雜文作者頗多，史行、白山民、達雅、蕭亮皆有不少雜文刊出。

這一時期，雜文作者的文字，多抨擊一些社會不平現象，由於政黨政治的影響，對不合理的政治現實多所批評，這不免帶有偏激的情緒，但這正是反映了時代的特色。

同一時期，搞方物志或歷史研究的作者，以劉子政的成績最著。

劉子政在這之前已出版有《砂羅越百年紀略》《砂羅越散記》等書。

《砂羅越散記》一書內收五十篇短文，主要是敘寫砂羅越的簡史，拉者布洛克的家族軼事，砂羅越教育進展史等，書中也記述地方人情風俗，以及砂羅越的方物志。包括砂羅越的燕窩、木材業、動植物以及砂羅越的鳥類等。

這裡錄下《砂羅越達雅克族的起源》一文：

在英屬東南亞各地的原始民族中，當以砂羅越

的達雅克族 (Dayak) 最著名。在砂羅越人口七十餘萬中，其中占大多數的要算達雅族，占本邦人口百分之四十強。

我們常常看見達雅克，很多人會說他的話，但，關於他們的起源怎樣，似乎人們不大注意到，這里有幾種說法：

一、一般學者認為達雅族系發源於爪哇，而由南婆羅洲遷來，這問題只解答了一半。

二、據潘翼云先生的考証，認為我國的獠族和達雅族，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大的淵源，意思是說獠族是達雅克族的遠族，筆者也贊同這種見解。

考「獠」字音「聊」，即夜間行獵之意，爾雅云：「宵田為獠」，在獠族的「獠」，讀音為「老」，晉張華博物志謂：「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字」可見獠族為中國的一支遠古的民族，但在秦漢以前，史書沒有獠族的稱呼。漢人以土佬稱呼他們，以別於外來的漢族。當時漢朝國勢強盛，不斷向外拓展，且漢族對異族存有輕視，加以剽殺，可能他們因節節失敗而向蜀之西南逃竄，先后散布於云南、貴州、廣西各省。到了唐代，國家又統一，西南的獠族又頑強抵抗，難免大動干戈了，漢軍追亡逐北，獠族更向西南竄遁，其后經過宋代及明代的漢族大移民，云南、貴州、廣西亦為漢族拓殖之地，獠族遂因逃入深山密林里，或越過國界南下

中南半島，輾轉遷殖，依地理形勢來看，可能到了馬來亞后，衍為沙蓋族，然後渡過馬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的邦加島及勿里洞島一帶，成為當地的混血種巴布亞族；再由勿里洞渡海到印尼的西婆羅洲，由西婆羅洲再遷殖到砂羅越來，成為今日的達雅克族。又達雅克族別稱為「拉仔」，考「獠」字與「拉」字音同，他們既是由唐代投荒西南遷，由「獠仔」轉稱「拉仔」，實有歷史上的意義，正如唐代漢人向外遷殖，被稱為唐人有其同一的意義。

根據以上數點來看，我們很可能相信砂羅越的達雅克族是一千年前的唐代，由中國輾轉而南遷來成為砂羅越最大的民族。他們的分布，以砂羅越第三省拉讓江上游以及和印尼交界的大山上最多，其次是砂羅越第二省成邦江河一帶，第三是砂羅越第一省古晉河上源，至於第四、第五兩省較少，北婆羅卻沒有，在印尼的南婆羅洲（加里曼丹）據說也有該族，不過里面是黑暗大陸，情形如何，還沒有人去探悉。

作者對砂羅越歷史素有研究，搜集資料甚豐，這一方面著述有《婆羅洲史話》、《黃乃裳與新福州》等。

戲劇的創作與演出

反殖運動數年間，戲劇創作與演出都甚為活躍。究其原因，戲劇創作的興盛乃因這時期社會政治現實劇變，衝突面加劇，有更多的創作題材。而工團活動與政黨活動也每有戲劇的演出，中學生的文娛節目也常有戲劇表演，激勵了劇本這文學形式的創作。

這一時期的劇本創作題材廣闊，有反映知識青年出路的問題，工人與農民生活的痛苦與奮鬥，資本家的壓榨工人以及封建婚姻的悲劇下場。

戲劇寫作者這時期表現特出的有子迅、巍萌、方戶、如冰、田林與顧適遠多位。這些創作多發表於《拉讓文藝》與《文藝生活》雜誌與南洋商報的《文風》副刊。

子迅在這時期寫了數個獨幕劇，其中「懸崖勒馬」刊於南洋商報「文風」，「疆屍的復活」則刊於新聞報「椰風」。

「懸崖勒馬」敘述女中學生李玉珠，深受黃色文化的毒害，幸及時醒悟，懸崖勒馬，始免釀成大悲劇。她終於把家里所有的黃色書報全部燒掉，決定邁向健康之路。

本劇乃是配合當時星馬掀起的反黃運動而作。

這時期的色情出版物特別猖獗，奸殺少女的罪案時有所聞，色情販子的活動成了千夫所指，劇作家們的視線也就投射到這方面來了。

「疆屍的復活」寫一個資本家黃衛道（膠廠主人）滿口仁義道德，出任「道德維持會」會長，但內裡卻是男盜女娼，假仁假義，終於假面具被事實所拆穿。

子迅的劇本寫來緊湊，多以反黃色文化為主題。唯他的創作以雜文為主，小說與戲劇創作量較少。

魏萌雖以小說創作著稱，但他也擅長劇本的寫作。「路」是三幕劇，創作於一九五九年，並且在多個場所演出，諸如古晉工團與詩巫工團文娛晚會的演出，中學生戲劇研究組也把這劇本列為研究教材。

「路」的主角少君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在砂羅越，當時的高中畢業生仍不算多，但少君畢業後卻失業多時，賦閒在家，他原先看不起勞力工作，希望能從事清高的教育工作，不料事與願違。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掙扎與朋友的開導，他終於放下「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到農村開墾耕作。

作者在主題上提出了中學生應走的路，在失業浪潮沖擊的時候，多少青年失業，多少理想破滅了。路成絕望的影子，失望籠罩著年輕的一代，作者

便向我們指出一條路，這條路就是到農村去開拓，開拓祖國美麗的土地。

這裡引述劇本的對話：

胖：少君，這就是我們選擇的路。文化教育工作既然沒有空缺可以容納我，我們生長在砂羅越，那麼，砂羅越就是我們的故鄉，是我們的祖國，讓我們來出力為她工作，熱愛她！

明：少君，你既然知道熱愛砂羅越祖國，那麼，一切工作只要對祖國人民有利益，我就應該去做。一個國家的富強與繁榮，不是單靠幾個坐在辦公廳搖筆桿的人能搞的！

君：英，都是我不好，請你原諒！現在，我好像才真正恢復了我自己！從今天起，我決定到祖國的荒野去開闢耕地，做個出色的勞動能手！

英：（喜悅與激動）君，你終究回到正路了，過去的一切讓它永遠死去了！讓我們以歡悅的心情去迎接光輝的明天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知識青年從事農業勞動固然不錯，但如果單以為只要到農村去開墾，就是出路，那是不實際的。砂羅越當時農村凋蔽，農民生活艱困，從事農業勞動未必就有出路，因此這個劇本的創作與演出，引起了熱烈的文藝批評，但基本上肯定作者現實主義的創作路線。

魏萌這時期還寫下多個獨幕劇，包括『養鴨人家』、『亞答屋簷下』與『下場』等。劇本的內容也多反映農村人民生活的悲苦。但『下場』的主題則是暴露一名好色奸僞的小學校長洪浩雪，玩弄少女而將之遺棄，結果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被玩弄的少女終於醒悟，重新做人。

作品寫來緊湊，戲劇效果佳，乃是作者眾多獨幕劇中最為上乘之作。

方戶是這一時期另一位劇本創作頗豐的寫作者。作品有三幕劇『崖邊』及獨幕劇『一個漁家的暮』等。

『崖邊』寫於一九六二年。劇中人物何經理是東洋有限公司的經理，一個奸詐好色之徒，他同時是某個右派政黨黨要。何經理藉故市場不景，扣減工人薪水，工人聯名抗議不果而罷工。

劇本反映了變遷中社會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這個題材在當時劇本創作中是少有的，但本劇寫來不夠緊湊，乃因當時作者尚是一個在籍的中學生，對社會未能深一層認識。

『一個漁家的暮』則是獨幕劇，寫楊志一家漁民，出海捕魚為生的艱苦生活，劇中也反映了漁民的落後與迷信思想。

方戶原名房年勝，這時期還在中學肄業，稍後赴南洋大學深造，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如冰即沈強。他的劇本有二幕劇「村莊兒女」等。

「村莊兒女」故事發生於農村。

主角李阿華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大公無私，對前途滿懷信心的青年。阿華與鄰居少女朱翠英相戀。但翠英父母卻以封建勢利的眼光看不起阿華的貧窮，逼翠英嫁給一個不務正業，但卻冒充有錢少爺的好色之徒。經過事實的教訓與鬥爭，翠英的父母終於醒悟，阿華與翠英撥開雲霧見青天，更能互相愛護。

劇本反映了農村的貧困，老一輩農民的無知愚昧以及年輕一代的進取奮發，敢於向不合理的社會鬥爭。

顧適遠的「第一波」，劇本反映政黨的政治鬥爭，曾經在多個場合演出，頗受好評。

田林這時期有獨幕劇，「穀子成熟了的時侯」。主題是通過了農民受了天災蟲害收成不佳，反映農人艱苦的生活狀況，從而對殖民地社會政府的不滿。

唯作品寫來鬆散，對話語言也多教條說教。這是當時不少年青人作品的一種傾向。

戲劇的演出以這一時期最為活躍。事實上，在更早時期，即日本南侵之前，古晉與詩巫曾有劇社的組織，由於當時正是日本侵略中國之時，海外華

人同仇敵愾，演出的作品諸如『蘆溝問答』、『松花江』等皆是反侵略反封建的作品。

五十年代初前，古晉的劇團曾演出了『雷雨』、『火燭小心』等，詩巫的劇團演出的有『放下你的鞭子』、『野玫瑰』及『臥薪嘗膽』諸劇作。演出的多是華文中學的學生劇團，這些中學成爲詩巫戲劇的搖籃。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戲劇的演出更趨蓬勃，工團、政黨及華文中學常有文娛活動，節目中即常有戲劇演出，而且不少是本地作家作品，諸如『路』與『第一波』，星馬的劇作諸如『打破鏡子的女人』（林晨著）、『風雨三條石』、『牆』及『後台春秋』也是受歡迎作品，在多個場所演出。

舞台演出曾培養了一些戲劇工作者，但稍後由於局勢逆轉，劇本的演出也漸歸沉寂。

第七章

砂華文學的低潮期（上）

（一）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汶萊事件發生，這場事變不僅震撼了北婆三邦，也影響了三邦的政治命運。六三年初，印尼發動對抗大馬的軍事行動，砂羅越政治局勢爲此受到極大震蕩。政府展開連串的逮捕行動，各種社會活動政治活動與文化活動受到壓制。

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使砂華文學陷入低潮。這期間數份出版有年的報章諸如《中華日報》、《前鋒日報》、《詩華日報》與《美里日報》繼續出版。數份新報章也在古晉、詩巫與美里創刊，但壽命都不長。古晉的《大眾日報》、《砂羅越快報》、詩巫《砂羅越商報》及美里的《越華日報》，都只維持數年，即停刊。

報紙的文藝副刊仍然是供文學創作最主要園圃，華文報章基本上都辟有文藝副刊，這些文藝副刊乃成爲推動文學活動的主要力量。

由於政局動蕩，許多在五十年代的寫作者都基於各種不同因素，在這個時期停止寫作或較少寫作

。這時期的文學副刊多傾向發表自然主義或現代主義的作品，時代氣息不濃，結集成冊的也少。

（二）

巍萌在這一時期仍勤於創作小說，除短篇小說之外，還寫出中篇小說《晨光照耀著山村》。他的小說仍多取材於農村，寫農村青年的戀愛與生活奮鬥。《晨光照耀著山村》寫於一九六五年。

小說的故事是發生在一個破落的山村，作者企圖通過一對青年男女的思想沖突，反映出山村青年在大時代洪流沖擊下，怎樣摸索自己該跑的路。男主角汪誠，一個高中畢業生，因失業而繼續與父親相依為命在山村靠農耕生活。他熱愛學習與勞動，熱愛自己的鄉土，他不贊成自己的女朋友碧華到城市。兩人展開了思想鬥爭。

結果是碧華失業返回山村，與汪誠共同過著農耕的生活。

作者寫道：

「碧華自父親去世回家后，就留在家裡，沒有回到工廠。她離家后這些日子，雖然得到工友們不少的幫助，也學會了不少東西。但是，經過失業的痛苦及冷靜的思考，漸漸明白過去的幼稚與沖動，無原則地沖出及蔑視農村的工作，是不正確的。於

是，她毅然地重投入山村的懷抱！」

由於這回的生活經驗，使她更熱愛她誕生的山村，改正了不少過去愛使性子的脾氣。

小說題材頗為老套，作者強調熱愛農村固然沒有錯，但農村生活不可能是年輕男女唯一出路或最好出路，尤其是在當時農村凋敝的年代里。

這時期，作者寫下相當數量的短篇小說，稍后結集出版，《紅毛丹成熟的時候》、《狂風暴雨》及《聞人》等短篇小說集。《狂風暴雨》內收《夜深沉》、《出糧》、《沒有陽光的早晨》、《黃老頭》及《狂風暴雨》五個短篇小說，作者在后記解說：《狂風暴雨》里所收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寫山村。這完全是由於我出生在山村，生活在山村，對山村的一切較熟悉，且對她蘊有深厚的感情之故。

縱觀巍萌的小說，大部份都取材自山村，因此小說中的人物不免熟口熟面，故事的情節發展也往往循著一定的模式，但這並無損於巍萌小說的社會意義，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他的篤實作風作品中所反映的時代精神，仍然值得后人研究。

凡民於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寫小說，到這時期小說漸趨成熟，短篇小說集《夜來風雨聲》所收作品，主要部份即是這個時期的產品。

凡民的小說時代感強烈，作品反映出那動蕩年代中深沉的一面。《當起重機再響起的時候》以工人生活為題材。寫出吊木桐工友阿喬伯悲苦一生。阿喬伯靠著沉重的勞力勞動換取生活，將獨子阿木養育長大，當父親因病不能開工，阿木被迫替工，不幸卻在工難意外中奪去年輕的生命。

小說反映吊木桐工友艱困的生活，遭受工頭與船主的壓迫：

十二月的天氣變幻莫測，一下子出太陽，一下子卻又給烏云接了去，跟著寒刺的風，挾著綿綿的細雨飄落在河面上，激起點點的水暈圈。

「喂，工頭黃，去跟船主講，鋼索太舊了，換條新的吧！」

拉子從機座站起身來了，抹了濺在臉上的水珠子，朝著躲在船頭遮檐下東張西望的臭腳黃喊著。

「舊管它舊，用斷了再換新的就是了。」

臭腳黃眯起眼睛，朝鋼索望了望說。

「出了事你敢擔保？」拉子啐了口水，狠狠地瞪著他說。跟著許多只同樣的眼睛也瞪向他。臭腳黃看到情形有點不對勁，才嘟囔著走進船主室去，不一會，又探出頭來說：

「船主說，鋼索才換上不久，擔保不會斷。」

「媽的，明明開了叉，還說好。」

幾個工友憤憤地，按捺下情緒默默地做著。

雨漸漸大起來。一號艙、二號艙、三號艙的機聲停止下來。工友們擠到走道旁的飛檐下。臭腳黃也在人群里擠來擠去，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囔著：『下這么的雨，就停工……』

『下這么的雨，你爲什麼不去淋一淋看！』

『令爸賺你几占錢，免顧生命？！』

几个憤怒的聲音，几十雙燃著火焰的眼睛，射得臭腳黃心虛地鑽進船主室去。

由於工頭與船主的不顧工友安危，鋼索終於斷了，奪去了阿木的生命。然而也因此使工友更團結，向壓迫者作出的反抗，取得勝利。

《故鄉底夜》則是反映出那個動蕩歲月中年輕人被逮捕與抗爭的不平常的事件。

由於當年客觀因素，作者未能暢所欲言，只有經歷過那個動蕩年代的讀者，方能領悟小說的內涵。小說所營造的氣份，扣人心弦。

凡民，原名沈慶輝，長期從事政治工作。八十年代繼續寫作。

沈強在本時期也寫下不少短篇小說，刊登於《文藝陣地》。《儒林外傳》一篇以嬉笑嘲諷的筆調挖苦某些自居爲執新聞界牛耳的可笑人物，令人忍俊不禁。

作者出生農村，一些寫農民生活的小說，人物

刻划入微。可惜作者生前未將作品收集成冊。

這時期寫小說的還有茹君、芭茅等數位。

茹君的《活路》，是一篇近二萬字的短篇小說。本篇寫一個知識青年離校后失業，到建築工地做建築工人。因憤於資方無理剝削，壓低工資，起而領導工人罷工，尋找活路。小說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青年人對社會的不滿與鬥爭。

（三）

魏萌寫小說，也寫散文。散文集《青春的痕跡》所收集的多是六十年代中所寫的回憶日治時代的文字。諸如《我的童年》、《猿嘯驚魂守禾芭》、《流血流汗開芭地》、《膠園里的夢痕》等。

作者生長在山村，對山村有著諸多愛戀與回憶。下面摘引《膠園的夢痕》。

此刻我輕輕地撫摸著每一棵老橡樹，攔腰擁抱著，似久別重逢的知友。我握住膠刀的雙手，不能抑制地微微顫抖著。這是激情？是悲涼？還是……我那笨重的雙手，慢慢地在那長滿刀痕的樹身上，細心地「雕刻」著！

東方開始發白，瀰漫著的濃霧，緩緩地散去，

默默地矗立著的橡樹，儼然是一群勇敢的壯士，不屈不撓地等待著貢獻出自己的鮮血。

清涼的晨風，輕輕地掠過，橡葉子發出悉悉的微聲，似在親切地吃吃私語；小松鼠打樹洞的窩里鑽出來，在樹枝上，掀動著大尾巴，低低地呼喚著，然而數只小松鼠活潑地，快樂互相追逐、跳躍；喜鵲兒迎著燦爛的朝陽，吱吱喳喳地唱美妙的晨曲！

我不禁駐足觀望。這許多可愛的小動物，見了我並不惊慌，竟側著頭向我細瞧，好像在思索什麼！

呵，望著，撫著少年時每日相伴的橡樹，再聆聽熟悉的鳥叫蟲鳴聲，令我的心緒怎麼也不能寧靜，像有許多什麼東西勾住我的心兒，把我送回十多年前的少年時代-----。

作者回憶日治時期的艱苦生活，這類文字寫來生動感人。下摘引《猿嘯驚魂守禾芭》，一文：

記得那是日寇占領古晉的第三個年頭。

在一個萬籟靜寂的深夜里，倏然，一聲尖利的猿嘯，划破了長空，驚醒了夢中的兩個毛孩兒——我跟比我小三歲弟弟。我們在恐懼萬分的氣氛籠罩

下，緊緊地相摟著、哆嗦著，以麻布袋（我們作被用）蒙著頭，睜著眼睛度那恐怖、漫長的黑夜！

那是稻谷成熟的季節，爲了防賊偷割稻谷，我們在禾芭搭了一間小小的高腳亞答屋，可以用來休息、避雨，還可以充作臨時宿舍。

白天姐姐們來禾芭幫忙割稻，傍晚她們回家去。我跟父親則留在禾芭的小亞答屋看守。

這塊禾芭很遼闊，約莫有百餘英畝，由數十戶人家耕種。大多搭有小亞答屋，但跟我們卻距離相當遠，站在高處可以互相眺望，可是喊聲難聞。而我們的禾芭又靠近森林，更顯得偏僻與孤寂，是猿猴出沒，盜賊比較容易下手之地。

要知道，我們一年的糧食就全賴這些稻谷，若是被偷去，那就將挨餓啦。那粒粒的谷子，真比個黃金還要珍貴呵！

因此，我跟父親日日夜夜嚴密看守著！

不幸，正當稻谷成熟的時刻，我的父親卻患重病，只得回去求診，在家療治。

稻谷沒人看守怎辦？女孩子們當然不便住在禾芭里。我們八個兄弟姐妹中，只有我老五及老六是男的。

沒奈何，父親叫我跟弟弟住在禾芭里看守。

試想看，我的弟弟才九歲啊！

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這么的，我們兄弟倆就留宿在禾芭里。

入夜，除了蟲鳴，猿嘯，沒有別的聲音，也眺不到一點人間的火光。我跟弟弟的身邊系著一把巴冷刀，企立在小晒台上，注視著一片垂頭彎腰的稻兒。漸漸地，什麼也瞧不見了，黑模模地！

有時，在黑暗中，會閃著數點火光，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大概是螢火蟲吧，但在孩子們的心中卻泛起鬼魅的幻影，不緊毛骨悚然，掌心泌出冷汗！

一陣陰風掠過，寒意襲人，倍覺恐怖，我們趕緊退入屋里，拌著巴冷刀，躺在高低不平的木條鋪的樓上，緊緊地靠在一起，小手兒握住巴冷刀的柄兒，不敢出聲，甚至不敢透大氣。我們沒有油點燈，讓黑夜的魔爪緊勒著，令人窒息！

每每我們的心湖稍平靜，剛剛墮入夢鄉，驀地數聲猿嘯，又驚醒了！

有時還聽到屋子近側悉悉嗦嗦，什麼東西爬動的響聲，更是心里發毛，四肢冰涼，生怕蛇爬上來。在白天，我就瞧見一條數尺長的毒蛇打屋側爬過。那會子，我睜大眼珠子，向四周探視，但，黑模模的，什麼也瞧不見。

可憐，兩個毛孩兒，戰戰兢兢地度那恐怖的長夜！

接著，我們攜帶著唯一的防身武器——小巴冷刀，去巡視稻田，我們兩個小鬼，如只山鼠似的，鑽過我們身子還高的稻田，踩著深及膝蓋的爛泥，渾身濕碌碌的，嘴唇發紫，瘦弱的身子，冷得直哆嗦！我們沒有哼一聲，直到把整個禾芭巡視了一周，一切無異狀，才鬆了一口氣。

那刻兒，我們爬上一棵大樹頭，高高地站立著，面著紅紅的朝陽，舒展筋骨，再游目四望遼闊的禾芭，只見在晨光照耀下的稻穗，一片金黃色，煞是壯觀、美麗。是的，我們笑了，瘦削黝黑的臉兒上，閃著興奮的亮光，那串串的谷子，正是我們血汗凝成的呵！

忽而，在我們的頭頂上，一架鬼子飛機掠空而過，傳來刺耳的馬達聲。我下意識地仰首怒目而視，心里在詛咒著——這苦難的日子，何時方了？

經過一段慘痛歲月，親身體驗到失學的痛苦，戰爭的殘酷與勞動人民的偉大！

此刻，瞧著孩子們把大白米飯撒得滿地，使我不禁長嘆：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寫遊記與評論的作者，謝水旺是知名的一個。作者這時期任職《中華日報》，該報的評論由他執

筆，然而，他的遊記卻寫得更為出色，《萍蹤散記》一書即是他旅遊歐洲與台灣的遊記。

作者文筆流暢，這裡摘錄〈瞻仰莎士比亞故居〉一文。

來到倫敦的一個星期天，本來是自由活動的日子。由於今年四月廿三日，為英國的大文豪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英國政府似乎對此極其重視，尤其是莎翁故里——史達福鎮的莎士比亞信托委員會，積極籌備，到時將大事慶祝一番。所以，我們既然來到了英格蘭，非到史達福去瞻仰莎翁出生地及其遺物不可，否則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史達福鎮離倫敦市中心約九十餘哩，我們花了三個多鐘頭才抵達目的地。想不到史達福這么小小的市鎮，四百年前，一代文豪、偉大的詩人，就在一間極其平凡的屋子里誕生。四百年后的今天，莎士比亞在文學上的輝煌成就，為史達福鎮增光不少，該鎮父老兄弟，莫不引以為榮。因此，在史達福鎮，商店，校名以及私人企業，都冠上莎士比亞的名銜。一切古老的遺物或屋宇，人們總是設法將它們跟莎士比亞搭上關係。如我們在鎮上休息用膳的旅館和餐廳，盡量保持它的原來面目，不論橫樑直棟，歪歪斜斜，几被蟲蛀了，顯得這些東西的確是

價值連城的古董。問掌柜那些東西到底有多久的歷史，他的回答似乎只有一句話：「這是莎士比亞時代建的，那是莎士比亞時代什麼帝皇的遺物……」。由此可見，英國人具有好古的癖性，同時，說明英國人如何尊敬莎士比亞。

……

莎士比亞誕生的那間屋子，是半磚木的樓房。每一名訪客欲入內參觀，須繳二先令的門票。該屋子的一磚一瓦，都不曾動過，也不敢動它，依警導稱，目的在於保持原狀，樓上鏡廚中，收藏有莎士比亞父親的遺物，包括當時所用的木梳子的殘片，也陳列起來供人參觀。樓下，陳列著莎士比亞誕生時的床和用品。另一端，在鏡廚中莎翁的手稿墨跡，以及「羅密歐和朱麗葉」、「凱撒大帝」、「李爾王」、「王子復仇記」最初印行的版本，以及當時所用之硬幣，無不一一陳列出來，供人參觀，就像一間博物院。管理員對莎翁之生平事跡似乎了如指掌，向遊客說明得頭頭是道，甚至不厭其煩地將莎翁房間窗下玻璃的簽名，指給遊客看，其中一個簽名還是英國某皇帝在位時瞻仰莎翁故居后刻上的呢。

總而言之，這間孕育過莎翁的屋子，其中的一磚一瓦，一毛一線，都被視為無價之寶，莎翁的筆跡和其作品最初的版本，更不用說了。為了紀念莎士比亞，信托委員會在愛本 (AVON) 河邊建造

一座紀念劇院，莎士比亞劇團經常在這裡演出。劇院瀕臨愛本河，巍峨壯麗，成為旅客必到的地方。愛本河上，二、三十對的天鵝游過來，又游過去。夏秋時節，許多男女在河上泛舟，托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可惜，當我們到訪時，是嚴酷的冬天，我們已來不及穿上更多的衣服以御寒，那還有勇氣在愛本河上泛舟呢！

這時期的散文作者還有沈強、少杭、小波數位。沈強仍以寫議論性的雜文為主。而少杭則多寫抒情散文，文字清新可讀。

北砂的數名寫作者

本時期，在北砂美里有一批年青的寫作人，基於對文學的熱愛，他們搞文組，編副刊。這些文組包括火炬文組、新聲文組、原上草、時代青年及青年文藝等文組。這時期可以說是美里華文文藝寫作風氣較盛的時期。他們除了寫作出版文藝副刊，各文組也聯合舉辦文藝座談會、徵文比賽，對推動北砂文藝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文組當中，以“新聲文組”最為活躍，成員有知庸、煜煜、曉笛、曉葵、皎影多位，他們在美里日報辟有文藝副刊，刊登小說、詩歌、散文等各類文

學作品，這些作品後來編選出版“溫馨的日子”一書。

多位文友中，以煜煜及知庸寫作最勤。煜煜多寫小說與散文，知庸則以散文見長。一般作品水準雖不高，但也反映當時當地的社會現實以及知識青年對現實的不滿與理想的追求。

這裡引述知庸的一篇散文“膠林下，夕陽”為例：

詩人，騷客讚美的是海上的日出，登高的日落。可是膠林下的夕陽，卻是割膠兒女獨享的寵兒。

「夕陽無限好」，那該是膠林下夕陽。且看那所謂海上的日出，日落，那暫短的躍波騰空，或那直墜的迴光返照，不能維續半小時以上的佳景。可是那膠林下，打從午后四時，至夜幕籠罩大地，至少有一個時辰是浸淫在美好的夕陽中。

記得在做學生的時候，讀了許多關於日出，日落的描寫文章。在傍晚的時候，總是乘著家人在工作之際，偷偷的溜到山上去，遠眺日落奇景，和書中的描寫互相印証，也曾發出欽佩的慨嘆。啊！古人對它的描繪太逼真活現了。但我實際欣賞僅是古人的生花妙筆，對落日的感慨，並不曾產生真正內在的感情。看了幾次之后也乏味了。

三年前，我離別了近海的家鄉到內陸鄉村的膠

林下的一間學校工作，那是陌生的環境，連綿而高聳的橡樹，屏風似的阻擋了四周的視線，這延遲了朝陽的出現，卻加速了金烏的西墜。那早晨是膠刀瑟索的當兒，而我最喜歡的是黃昏后的一段時光。雨季時的濃蔭勝黛，春暉不泄和旱季的紅葉蕭蕭，夕陽殘照，該是膠林中的特色吧！我不但沉醉于它詩般的意境中，更嚮往它充滿生活力的氣氛中。失意中的追尋，遺棄后的自足，堪可遺懷。

我記得村子前面一大片茂盛的膠林，是屬於阿清伯的。阿清伯是村中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對於他，我有十二分的感激和尊敬，因為他曾經給予我這個外客許許多多的幫忙。有不少的黃昏，我們都是在一起消磨過的，他那不離手的長竹煙斗，已磨得黑中透亮。刻劃著他一生的歲月。

「年青人，不要緊鎖眉頭。放眼有藍天與晚霞，它會使你喜歡這裡的。」黃昏后，我和阿清伯又在靠椅上聊天。

我雖然時常和他在一塊，但是我覺得象他這種老年人無論如何總不能瞭解的心理。

「阿清伯，你對於你的一生是不是已很滿足？」我想發掘人生。

阿清伯深深的吸了一口煙，往上一吐，裊然白煙上騰。它似乎盛載著阿清伯的回憶。我靜靜的聆聽。

「我十八歲就來「過番」。赤手空拳，找尋落足點。頭幾年東飄西蕩，一無是處。後來選定了這塊地方，安定下來。」阿清伯翻身指著前面。「我來的時候，這些地方全是森林。經過艱辛拓荒，勤苦的種植，總算有了基礎。」

阿清伯在回憶往事：「唉！四十多年了。」

「阿清伯，你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們都已成家立業，各有各的事業。你可以看見，我的孫兒們現在已經跟你在學校念書了。爲了兒女，我已盡了責任和義務，在這夕陽下，我也得享享幾年清福。」

我冥思在夕陽下不知有多少的阿清伯。這是他的一生，大多數的人生。

「年青人，別想得太多，還是腳踏實地去干吧！」我沉默。

譬如說，阿清伯要點醒我：「這膠林下的夕陽，風景就是最寫意可愛的。」

作品寫來清新，反映了長輩赤手空拳的奮鬥精神。

煜煜這時期寫下多篇短篇小說，稍後結集出版“青春兒女”及“春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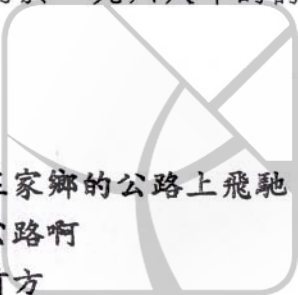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砂華文學的低潮期（下）

田思於六十年代末開始寫詩，作品多發表於《文藝陣地》與稍后出版的國際時報副刊。

田思開始創作即沿著現實主義的路線，詩風樸實，他懷著對鄉土的熱愛，對生活的強烈感受。

《熱愛》這首寫於一九六八年的詩作，作者歌頌自己的鄉土：



我曾驅鐵馬在家鄉的公路上飛馳
蜿蜒的白色公路啊
蛇一樣彎向前方
在我眼前展開一望無邊的綠色
椒叢 膠林 稻田
我聞著
強烈的泥土氣息和庄稼的芳香

我曾乘船在家鄉的河流上顛簸
濁黃色的河水
無語奔流向前

河岸邊是低洼的沼澤
是茂密的紅樹和亞答林
河水扣著心弦洶湧

他讚美家鄉，讚美家鄉的山水與人物。而在那
《沸騰的年月》中成長起來，生命是如此《色彩斑
斕》。

多少個無風的夜晚我默默沉思
多少個霉雨的季節我揩擦著思想
一個神聖的信息縈繞在我心中
一句平凡的話含在我口里
「啊家鄉，
我愛你多么深沉！」

《燈下》一詩，反映出動蕩歲月中的青年是如
何為《追求美麗的理想》獻出自己的生命和力量：
詩作寫於一九六七年。

是寂靜的夜

燈下只有我和書本相對

我感到熱血沸騰

我聽得見自己的心臟怦怦跳動

呵 敬愛的伙伴

此刻你們的面影又在燈下顯現

親切的笑容 動人的話語

在最艱苦的環境里

最堅貞的伙伴呵

讓我衷心向你們祝福

多少個無風的夜晚

我們守著孤燈白紙

燈光把不同的影子照到壁上

影子就似乎合成了一個

我們于是感到那漫漫長夜里

也有歡笑 也有趺音

也有暗流透過將要窒息的空氣

多少個夜晚曾經這樣消逝

同樣是在燈下

同樣合著影子

我們都感覺彼此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都聽到彼此劇烈的心跳
無邊的夜里只有燈火的光芒
燈光下閃爍著我們美麗的理想
多少真理之匣被啓開了
多少的商議將要變成行動-----

而今我夜夜在燈下用功
大伙的囑咐縈繞在耳畔
我不會停下腳步的 親愛的伙伴
告訴你們我所想的
什麼時候才能象你們一樣
為大家把自己的力量貢獻！

是寂靜的夜
燈下只有我和書本相對
我感到熱血沸騰
我聽得見自己的心臟怦怦動！

田思於一九七八年出版詩集《赤道放歌》集中部份詩作即是這時期的作品。這時期他也寫小說與散文，七十年代中以後創作更勤，成為這時期的主要詩人之一。

本時期的另一名詩歌作者是卡斯特。卡斯特在五十年代末已開始寫詩，但到本時期愈趨成熟。作者的詩風與表達方式有異於其他詩作者。

這裡引述《念楊君》一詩，寫於一九六七年。

身在瑪麗河上
不在家鄉
聽農場羊犬沉叫
心里正緊張
看著鮮血洒滿地
知道你已創傷

有人說你回過村庄
大地依舊無光
誰料到
你走的路到底有多寬多長
伯母不知你的去向
只說你離開門房，有點滄惶
懷里收了一撮菜地的土壤

走在亞拉河上
遠離家鄉
聽船笛長響

心坎滋滋發慌
怕夜半雨打門窗
我們又要分手遠航

此詩反映那動蕩年代，年青人爲理想走上另一條鬥爭的道路。

卡斯特姓鄭，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曾留學澳洲。

符國鉞與魯鈍是本時期寫詩較多的作者。國鉞在六十年代初即開始寫詩，但到本時期寫作更多。這些詩大部份收集在稍后出版的《顧影集》。《顧影集》收集國鉞（東門草四郎）、翠冰與雪冰三兄妹的作品。

國鉞的詩寫的是閑適、優雅、低詠個人狹窄的感情，而無視於外面世界的激變。這裡引述《空虛》一詩：

一片枯葉輕輕飄落庭院，
一陣涼風絲絲吻皺湖水，
縷縷空虛纏在你心頭，
你遂凝視遠處，直到黑夜把你催回。

一度歡欣，你有最熱情的眼淚，
南島的花木不會顯示凋零，
縱然是冬的季節偷偷地來到，
你卻一再以為，這是春的喜訊。

當人們在歲月的替轉中把你忘記，
你有滿心的悲哀沒有人願意聽取，
請偶而想一想你逝去的時日，
我願以我的慰語，填補你的空虛。

另一首〈夜燈〉寫來清新可誦，但思想感情也如〈空虛〉一詩所表現的。

夜色昏昏，
路燈迷朦，
一聲聲腳步
撩起美的夢。

夢里有星光點點，
夢里有雨后彩虹，
夢里有我和你並肩，
夢里有羞笑的臉容。

不想明晰，是真或者一個夢。
讓它如路燈一樣迷朦；

走著，談著，
笑了，醉了，
一個字回翔，
在你心中，在我心中，

夜色昏昏，
路燈迷朦，
一個字破重霧，
自我心中到你心中。

從這兩首短詩可看出作者的詩風，表現出作者低徊於個人的情感氛圍，缺乏時代精神，詩的表現形式深受力匡影響。

魯鈍與國鉞是同學，同時期寫詩，但兩者詩風不同。這裡引述《生之歌》一詩：

在那
風兒輕飄 蟲聲雅奏的
窗旁 在那

一天黑幔下
一個理想在泛濫
泛濫著一個理想
擎一把筆當火炬
在黑暗里
揮寫光明

生命是一樹火花
生活是一首戰歌
你的名字是詩
詩的名字是你

建起燈塔
在海洋中
樹鋼的意志
讓我們
握著熱血奔騰的手
披荆斬棘
勇往直前


此刻 在那
窗旁 在那
一天黑幔下
前面是燦爛的陽光

啊！那就是希望
那就是希望啊！

生命的火花在噴射
生活的戰歌在轟響
你的名字是詩
詩的名字是你

詩作寫來熱情激昂，但也反映出那個時代青年人的理想。

魯鈍原名鄭憲文，出有詩集《生命總要燃燒》。



現代詩的崛起

砂華文學的低潮期，現代詩於本時期崛起。這股詩風於五十年代由港台吹起，而后影響到星馬文壇。六十年代初，兩份在吉隆坡刊行的雜誌《蕉風》和《學生周報》，開始刊登現代文學作品。這兩份雜誌的出版人是姚拓，他力倡文藝自由，是一位開風氣的人物。

《蕉風》月刊第十三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刊登「我們對馬華文學的看法」：（文藝座談會記錄之二）一文中，這樣記述：

「近半年來，現代文學已經在馬華文壇上崛起了。文學作品是一種藝術創作，所以脫離傳統範疇的現代文學的存在，不但沒有壞影響，而且是目前的華文文壇所需要的。近年來《蕉風》月刊發表了不少現代文學的作品，引起許多作者和讀者針對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學的論爭，起初大家都固持己見，直到如今……由爭論轉到討論，討論的中心是：『如何接受現代文學』……是馬華文壇上不會有的特色。

我們可以由此篇文章中找到現代文學在大馬發展的佐証。

作為現代文學的尖兵——現代詩在大馬文壇崛起，這股詩風於稍后也吹向砂華文壇。六十年代中，中華日報的文藝副刊開始登載現代詩，作者主要有方秉達、羅馬等。影響所及，許多年輕人也開始寫現代詩。

當現代詩崛起時，曾引起一場筆戰。首先是茹君在中華日報的《椰風》副刊發難，繼而波斯也加入批評現代詩「濫用典故」、「刻版難懂」、「生澀古板」、「食古不化」、「不懂美學」、「生活簡單」，而后沈強也加入戰圍，於是展開一場歷時三個月的文藝論戰。綜合起來，這個論戰不外是「詩大眾化」與「現代詩之存在可能性」。提倡現實主義的文學者指責現代詩只抒寫個人狹窄情感，缺乏社會意義，這種密碼式詩，好像排字房里的字粒打翻了檢起來亂排。而現代詩則指責現實主義的詩作是「淡如白開水」，缺乏詩藝，這類爭論自然不可能有結果，但也頗能提升了讀者對文學的認識。

現代詩崛起之后，繼續在數份報章上辟有文藝副刊。一九六九年《星座》副刊面世。這裡引述雙子（方秉達）發刊詞，從這裡可以看出寫作者努力的方向：

鑿穿了夜壁，星座終於展現。

在環繞小熊尾巴上的北斗的眾星，都是足以燎原的「星火」。這朗朗星群無懼於北極的冰層，亦不羨太陽熊熊的烈火。他們將憑自己的光芒，在昏暗的文壇上開拓通衢大道。

《星座》完全忠實於自己，以嚴謹的步伐，走《現代》的路線，且不保留地撕破「教條」，敲碎「傳統」，甩掉「口號」，針灸世俗；通過美學，以「現代精神」的豁達對現實生活的感覺，感情到思致。

《星座》勇於立異，勇於標新。但決不容有看似神秘奧妙，實是膚淺空洞的弊病。也決不愛看「張大嘴巴見喉嚨」大眾化的俗態。

《星座》對現代世界秩序的幻滅有敏感性，對人類要求新的認識，對自己有新的懷疑精神，利用駕馭文字的能力，從外界的感應中，從下意識的我傳達到意識的我作一種表現。

《星座》無睹不聞於膚淺無知的指責。星群的共同引力會糾正自己的軌道。

「難懂」，「晦澀」的毒言，再不能掩蓋《星座》絲毫的光芒；正如陽光，本是七彩繽紛，仙人掌反射綠色，玫瑰反映紅光、白光、黃光，只有色盲才看不見「光」與「彩」，《星座》自有欣賞鑽石光華的鑒賞家來欣賞。不過，「星光」無論是如

何光怪陸離，新奇玄妙，但務使有一種最可能使它清楚的方法傳給人，是在可能的情感範圍中與人相處，進而指引願意看見北斗星光的摸索者。

《星座》的朗朗眾星，都是足以燎原的「星火」。但他們會樂於接受真知灼見，也勇於對人作無情的批評。

鑿穿夜壁，星座終於天際呈現了，寄望同一「銀河系」的星類來共同為昏暗的夜舒放光芒。

當現代詩崛起時，湧現許多詩作者，包括方秉達、秋紅、杜絕、夜埃、聖潔、李木香等。其中方秉達與秋紅是寫得較多的兩位。

這是引述方秉達《潮聲》一詩，以見其詩風，詩作於六七年。

遠山 淚眼朦朧
看不清海面燦爛的詩句
岩石 彈不起調子
（一曲古老的相思）
遺忘了 像沙灘遺忘了
四行曲長錯雜的足跡
我把美麗色彩留下給貝殼
不想 竟被潮汐偷罄
欲求雨虹 揮我一手彩筆

還我逝去的青春
守望 在斷崖上守望的日子
我怕用矩尺度量
倚在風化了的的情人石畔
用思念的長線
我釣滿一竿潮聲

秋紅（謝永就）的詩寫得較為圓熟。
這裡引述〈風夜里面〉，此詩寫於一九六九年

一朵恐懼的月
不凋地照著家和睡眠
孤絕把家園燒成一個風夜

一直是高型的哀傷
用敦厚的窄室圍起他
圍住他的翱翔
和流瀉的河

窄室的天井擺聚著淚盆
就是倒懸所有的窗
也滴不滿一小杯陽光

沒有一株植物會活著
把綠色擠進他的眼
倒影在眼球上的只是隨自己
碎成萬瓣的建築場
和矯飾過的人

至終孤獨地走
想在破碎中找獲一面全圓
他察覺到被曲解的生命迴繪著
不屬世俗的花紋
把美麗交疊成熊熊的火場
為一種很寂沉的夜燃著

是一枝緣自己而生的藤花
萬物不屬他
他又何屬萬物

一朵恐懼的月
不分晝夜地照著家和睡眠
孤絕把家燒成一連串的風夜
遠地的火叩喚著他
突破是需要的

作者當時尚是在籍的中學生，但已顯露出詩的

才華。秋紅於七十年代以後寫作更勤。有《悲喜劇》詩集刊行。

一九七零年，這批現代詩的寫作者，發起組織「星座詩社」，對現代文學的活動起了推動的積極作用。



附錄一

新聞報《拉讓文藝》編目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一期）

編前小語

這也是生活
創作和思想
情詩

汀苗
迦訶
吳弢

散文
文藝理論
詩

三月十八日（第二期）

文學的語言
第二次愛
水災
偶然的感想

加丹
嚴微映
舟民
周辛

文藝理論
詩
散文
雜文

三月二十一日（第三期）

血液
文化戰士
疲倦加上疲倦

威寂千
溫華
羅程

詩
短篇小說
詩

三月廿五日（第四期）

談文學的形式
小全的病

卓揚
小農人

文藝理論
小說

小鄉春秋(一) 肖南 短篇小說(連載)

三月廿八日(第五期)

漁歌	汀菁	詩
意外的收穫	沈杏	散文
小鄉春秋	肖南	短篇小說
我要活下去	蕭生	短篇小說
詩二首	菁蔓	詩

四月一日(第六期)

小鄉春秋(二)	肖南	短篇小說
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	江山川	文藝理論
叮嚀	田宁	詩
草原上	田虹	詩
給不自由的友人	潛力	詩

四月四日(第七期)

母親!醒醒	田宁	詩
小鄉春秋(四)	肖南	短篇小說
椰工	小農人	詩
失望	寒客(柔佛)	詩
事實本身會說話	李劍英	散文

四月八日 (第八期)

阿財伯	青	小說
響亮的鐘聲	許才佑	詩
祖國的土地 (上)	田宁	散文
街上	肖南	詩

四月十一日 (第九期)

雜談寫作	吳委	文藝理論
早晨十點鐘	葉草	詩
花	洪流	詩
祖國的土地 (下)	田宁	散文

四月十五日 (第十期)

眼睛	穆谷	詩
第一次拿起槍	田宁	詩
犯罪	溫華	散文
夜	初良	詩
覺悟 (上)	小農人	小說
泥水工	士敏	詩

四月十八日 (第十一期)

更可笑	羅程	詩
亞華的生活	許旭	散文
路	平環	詩

覺悟（下）	小農人	小說
勸告	呂曼	詩
下雨天	許善	散文

四月廿三日（第十二期）

誰信有這個罪名	巴耶	詩
關於新現實主義	蕭亮	文藝理論
陷阱(一)	聶平	小說

四月廿五日（第十三期）

季節的故事	蔡育才譯	散文
理想的歌頌	全習	詩
我永遠不會屈服	平環	詩
陷阱(二)	聶平	小說

四月廿九日（第十四期）

再生	威寂干	詩
工作輕工資高	康拜因譯	散文
愉快的遠足	小妹	散文
阿虎仔的故事	魯高	散文
陷阱(三)	聶平	小說
送報	洪流	詩

五月六日（第十五期）

試談描寫和敘述	迦訶	文藝理論
在一個晚上	袂苗	散文
陷阱(四)	聶平	小說

五月九日（第十六期）

我不能不愛著你們	巴耶	詩
不幸的人	舟民	散文
談談寫作	平	文藝理論
農夫苦	寒明	詩
陷阱(四)（完）	聶平	小說

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期）

五四與新文學運動	蕭亮	理論
心聲白鴿	殷萍	詩
村上黃昏（上）	路威明	小說
苦力之歌	許才佑	詩

（第十八期）缺

五月廿日（第十九期）

一個窮孩子的話	舟民	散文
鄰居	蔡平	散文
村上黃昏（下）	路威明	小說

五月廿三日（第廿期）

阿末、呵阿末	羅程	詩
椰工底辛酸	小農	散文
夜天堂	曹桑	詩
遭遇（上）	舒明	小說

五月廿七日（第廿一期）

當谷子金黃的時候	吳弢	詩
悟三傳	老黃	散文
遭遇（下）	舒明	小說

五月卅日（第廿二期）

現代埃及的文學	范瑪譯	文藝理論
小羊呵，別上當	小妹	散文
人與前途	魯高	詩
《心聲月刊》的誕生	越振	散文
月夜	柯洋	詩
不是攻擊你	平環	詩
我始終要回來	汀菁	詩

六月三日（第廿三期）

誅妖	肖南	雜文
現代埃及的文學	范瑪譯	文藝理論
采擷	田宁	詩

別	平環	詩
六月六日（第廿四期）		
夢里的微笑	鐵耶	詩
就這樣巴	平玉	詩
老賴的歡樂（上）	顧適遠	小說
罪惡貫盈的「招財爺爺」	馬路客	散文
六月十日（第廿五期）		
乘火箭遊天國	康拜因譯	散文
談「鬼門關」	卓揚	雜文
我不是撒謊者	平環	詩
老賴的歡樂（中）	顧適遠	小說
六月十七日（第廿六期）		
信	康拜因譯	詩
變	鐵耶	雜文
老賴的歡樂（下）	顧適遠	小說
六月廿日（第廿七期）		
你走了	平環	詩
出走（上）	丁人	小說
智利女詩人斯特拉爾逝世		
挑糞者	葛藤	詩

六月廿四日（第廿八期）

一個奴隸的死	馬丁·卡特	詩
講世情	小芬	獨幕劇
出走（中）	丁人	小說
陰影	白近	散文
寄語	秋一萍	詩
母親	小妹	詩

六月廿七日（第廿九期）

出走（下）	丁人	小說
從「我」到「我們」	馮諭宁	散文
敬說一句	沙苗	詩



附錄二

《文藝生活月刊》編目

創刊號1960年10月1日

1. 理想與努力（編者）
2. 文藝與生活（李焦）
3. 戰後日本詩壇的新面貌（管規）
4. 巴西文學中的青年形象（岑憶苓）
5. 楓林晚（韋暈）
6. 貓的故事（田寧）
7. 歸來（舒淺）
8. 血寫的詩（鐵耶）
9. 祖孫三弋（黃沙）
10. 忠心耿耿（羅成）
11. 風波（趙玲）
12. 第一束花（米蒂譯）
13. 文藝隨筆（郭新）
14. 渡頭上的黃昏（越子牛）
15. 文藝評語略談（里程）
16. 近視、遠視及色盲（于斯丹）
17. 未來的世界（蕭亮）
18. 小河的憤怒（李愚）
19. 亞答屋簷下（林崖）
20. 微波（吳弢）
21. 編餘漫筆

第二期1960年11月1日

1. 砂拉越的文藝運動（羅普）
2. 山（亞曼）
3. 火山（施無）
4. 無題（砂拉）
5. 遐想（辛夫）
6. 生活（辛夫）
7. 獨立之花（羅舒）
8. 椰樹（戈江）
9. 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精神（管規）
10. 文藝理論的幾個問題（沙子民譯）
11. 貧困者（賀卡譯）
12. 讀書一得（子川）
13. 走在山徑上（韓拍岸）
14. 祖孫三代（黃沙）
15. 走向明天（淵洋）
16. 病（雅秀）
17. 亞答屋簷下（林崖）
18. 歡呼（唐守）
19. 白鴿（茅苗）
20. 窮人（沈聰）
21. 碼頭工友的生活（王麻）
22. 隨感錄（唐敏）
23. 微波（吳弢）
24. 編后話

第三期（缺）

第四期（缺）

第五期**1961年3月1日**出版

1. 文藝的現實觀（烏龍水）
2. 小品·雜文·特寫與隨筆（一君）
3. 從黑到白（紀念麥綏萊勒）（步及）
4. 小鈴的喜悅（韓拍岸）
5. 我們永遠年青（莫名譯）
6. 婆羅洲的人種（沉思譯）
7. 喜鵲（林崖）
8. 武俠小說談（于斯丹）
9. 戀愛云云（川子）
10. 課餘見聞錄（陽子）
11. 編餘走筆

後記

編寫砂華文學史，原是我多年來的工作計劃之一，這原因是已出版的馬華文學史諸作，主要偏重於新加坡與馬來半島的範圍內，砂羅越華文文學的發展幾乎付之缺如。據此，具有數十年歷史的砂華文學，確有必要加以編整。

一九九零年，砂羅越華族文化協會舉辦一項文學講座會，我受邀作“反殖運動時期的砂華文學”的談話，過後諸多同道即鼓勵我撰述砂華文學史，一九九二年在砂華文化協會的贊助下，我遂展開資料的搜集與編撰工作。

七十年代初，我從事砂羅越華族史的研究，曾多次往古晉博物院借用資料，包括博物院所收藏的早期華文報章。不料經過二十年的時間，這些舊報章有些經已喪失，而所存的也亂作一堆，未有適當的整理。加以負責人對中文完全不認識，又何能處理這些具有史料價值的舊報章呢？因此，在編寫砂華文學史的工作中，搜集資料實已費去我許多時間。

由於資料搜集困難，這就影響到對於一般文學現象的敘述與理論分析。筆者希望來日有機會加以修訂、補充，甚至整理七十年代以後的砂華文學發展史。數十年來，在砂華文學這塊貧瘠土地上耕耘的寫作人，他們的貢獻是應該肯定的。因此編一套“砂華新文學大系”，包括詩歌、小說、散文、戲劇以及史料已是刻不容緩的事。這份艱巨的工作，有待同道的努力與合作。

在編寫過程中，得到許多朋友提供資料。吳岸、田思、蔡增聰、孫春富、房年勝、林武聰、李福安、吳崇海、黃生光、新加坡友人槐華，以及許多遠近朋友的關懷，砂羅越華族文化協會的資助，在這裡一併致以深切的謝忱。



